

國學小叢書

左
傳
通
論

方孝岳著



621.737

627-2

2



3 1763 7617 0

小 國
叢 學
書 學

左

傳

通

論

著 者 方 孝 岳
編 者 王 雲 五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略例

左傳一書爲經史文辭之總匯。茲編通論略備讀者探討之途徑。自來論左傳者或以經言或以史言或以文言。皆陳述於此。並闡明其義。遇有不同。略下己意。

治經者應以通人之論斷爲主。而以專門家法之言爲之輔。司馬遷家世爲通學。自云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其論述經傳源流大旨固先劉向劉歆父子。而創通大義者。茲編論左傳卽以遷言爲主。而以劉歆杜預諸家爲輔。

左丘明司馬遷皆春秋家。而下開後世之史統。故論左氏之史意亦主遷言。而劉知幾諸家所論亦詳參焉。

本書分四篇共二十五章。每篇陳述前人之言略以時代相次而隨文討論之。

疑左傳者紛然馳說。茲皆爲之剖正。左傳一書體本整贍。前後條理甚密。固著作之宏軌。國聞之善志。非如諸子百家談義之書可以口耳附益轉相發明也。

目錄

一 文旨篇

- 第一章 左傳文研究法……………一
第二章 求文於左傳與求文於他經之異……………八
第三章 求文於左傳與求文於春秋本經之異……………一一

二 源流篇

- 第四章 史記論左傳之緣起……………一四
第五章 劉歆班固論左傳之緣起……………一五
第六章 左傳之傳授及西漢之左傳學……………一七
第七章 東漢之左傳學……………一九

- 第八章 杜預之左傳學一 春秋經傳集解……………二一
- 第九章 杜預之左傳學二 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二四
- 第十章 杜預之左傳學三 春秋釋例……………二六
- 第十一章 六朝之左傳義疏及唐孔穎達之春秋左傳正義……………二九
- 第十二章 唐宋元明兼綜三傳家之左傳學 陳傅良呂祖謙程公說黃澤趙沅……………三〇
- 第十三章 清代之左傳學……………三四
- 第十四章 清代賈逵服虔注之輯佚……………三五
- 三 史意篇
- 第十五章 史記漢書所云左傳之史學……………三七
- 第十六章 因杜預所明求左傳之史學……………三九
- 第十七章 左傳爲經爲史之爭……………四一
- 第十八章 劉知幾所明左傳之史學……………四三

第十九章 總論左傳之史學及左丘明史學表……………五六

第二十章 左傳本春秋家古無經史之分……………五八

四 釋疑篇

第二十一章 釋漢太常博士左氏不傳春秋之疑及近人引申漢太常博士之說謂

劉歆偽造凡例之疑……………六〇

第二十二章 釋唐啖助左傳爲口授之疑……………六一

第二十三章 釋唐趙匡謂左丘明爲孔子以前人之疑……………六三

第二十四章 釋宋鄭樵左氏非左丘明之疑……………六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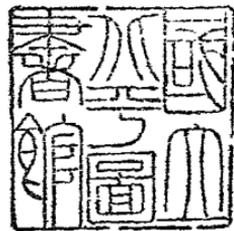
第二十五章 釋清四庫全書總目左傳有後人附益之疑及左丘明生世大略表……………六七

左傳通論

一 文旨篇

第一章 左傳文研究法

左氏之傳春秋。得其本事。而論文章者尤歸美焉。自揚雄稱其品藻。杜預稱其文緩。其旨遠。范甯稱其艷而富。劉勰曰辭宗丘明。韓愈曰左氏浮夸。下及清之方苞。又推其義法。皆於文章大旨。略盡之矣。左氏之記事也。廣備一代之故實。語其經營之條理。則杜預尤能得之。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序曰。『身為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得之。壓而沃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



得也。』蓋平鋪事實。使人靜觀而自得之。不特於經文爲直諒之輔。其於後世史傳記事之文。卽已樹立不二之良規矣。昔者劉向父子珍重左氏。教授子孫。下至婦女無不讀誦。杜預自稱有左傳癖。南北朝文人如謝希逸顏之推皆深左學。蘭成之筆上殿六代。下啓有唐。史家稱其博極羣書而尤精左氏。劉知幾自謂自讀左氏然後不怠讀書。蕭穎士爲韓柳之先導。亦謂於左氏取其文。是知學者欲得辭條文律者。卽已不待他求而可以取足於是。茲其驗矣。雖然左傳非易讀也。好文者泥其華。徵實者守其典。與其他苛察繳繞曲義妄鑿者皆不能具見其體。惟杜預總茲學之成。旣明經傳相附之理。而三體五情文緩旨遠原始要終諸言。於左氏投篇命筆之微。卽已宣發無隱。集解旣詳。其名物制度。復爲釋例一書以綜其地名譜第歷數爲讀傳者數典之助。其用力也勤。其爲功也大。由典章制度事實名物之訓。以通左氏之言。由三體五情原始要終之意。以通左氏之文。正杜氏所開啓於後人者。

言讀左之法者。朱子謂平心看其事。理事情勢已爲得要。然莫詳於呂祖謙。茲錄呂氏左傳說中看左氏規模一篇。學者依其所示。運以靈心。可以不失矩矱矣。呂氏曰。『看左傳須看一代之

所以升降。一國之所以盛衰。一君之所以治亂。一人之所以變遷。能如此看。則所謂先立乎其大者。然後看一書之所以得失。試以隱公六七年間考之。事事皆備。所謂一代之所以升降者。春秋之際。三代之衰也。然去三代雖遠。先王之流風遺制典章文物猶有存者。禮樂征伐尙自天子出。如鄭武莊爲平桓卿士。鄭伯爲左卿士。則諸侯猶入爲臣。如伐曲沃立哀侯。則猶能立君。至於宋公不王。鄭伯伐以王命。曲沃叛王。王命虢公伐之。則伐征之權尙在。如戎朝發幣。猶不廢禮。觀鄭莊封叔段京城。過制而祭。仲之諫。張臯駭愕。翼以九宗五逆。晉侯於隨。此蓋成王封唐叔之法。則先王制度尙存。凡此皆三代之餘澤未泯。使平王當此之時。如能振作奮厲。尙可有爲。平王自爲不振。如鄭莊公爲卿士。當用則用。當廢則廢。何必以虛言欺之。此全失人君之體。曲沃莊伯本出尊正。當助翼伐曲沃。今乃助曲沃伐翼。此附臣伐君。全不是天討。君臣之綱亂矣。仲子惠公之嬖妾也。今乃以天王之尊而下贈諸侯之嬖妾。則夫婦之綱亂矣。以至祭伯非王命而私交。武氏子非王命而求賄。及鄭伯怨王奪政。而有交質之舉。若敵國然。則王綱解紐。委靡削弱。因以不振。皆是平王自壞了。所謂一國之所以盛衰者。試以魯衛鄭宋言之。如臧僖伯諫觀魚。考其言而及典章文物之盛。孔子所謂一變

至道者於此可驗。而韓宣子亦謂周禮盡在魯。至於其後而猶有存。如鄭莊公有權謀善用人。當時有祭仲子封原繁洩駕曼伯子元之徒皆爲其用。故能以小而強。而其後有子皮子產出來。如衛之亂。石碯以身殉國。定亂討賊。維持社稷。而其後有史鰌蘧瑗之徒出來。故季札有衛多君子之言。發源蓋始於此。至於宋之宣穆亂父子繼立之義。而貽殤公子馮之亂。其後隨有六卿爭政骨肉相殘之禍。舉此數端。雖數百年之事皆可槩而見也。所謂一君之所以治亂者。且以隱公言之。惠公既沒。隱公居長。本當自立。徒以姑息惠公之愛。遂居攝而不能正君位。至於費伯非公命而城郕。公子豫非公命而擅及邾鄭盟。公子翬非公命而帥師。皆隱公不能收君柄。故末年所以有鍾巫之變也。所謂一人之所以變遷者。今且舉兩端而言之。有自善而入惡者。有自惡而入善者。如鄭莊置母姜氏於城穎。天理已絕。及其終也。一有悔心。因穎考叔以遺羹之意開導也。天性油然而生。遂爲母子如初。此自惡入善者。如鄭請成。陳侯不許。五父有親仁善鄰之諫。見得歷歷分明。其於謀國也如此。豈不甚善。不一二年間如鄭洩盟而畝如忘。全不以明誓爲事。到此昏然不曉。如喪心失志者。與前面諫陳侯時和氣無復存。幾乎自是兩個人。此自善入惡者。讀左氏傳能如此看。則所謂先立乎其大

者矣。然後看一書之所以得失。所謂一書之得失。如序鄭莊公之事極有筆力。寫其怨端之所以萌。良心之所以回。皆可以見。始言亟請於武公。亟之一字。母子之相仇。疾病源在此。後面言姜氏欲之。焉辟害。此全無母子之心。蓋莊公材略儘高。叔段也在他掌握中。故祭仲之徒愈急。而莊公之心愈緩。待段先發而後應之。前面命西鄙北鄙二於己。與收二爲己邑。莊公都不管。且只放他去。到後來罪惡貫盈。乃遽絕之。略不假借。命子封帥師伐京。段奔鄆。公又親帥師伐鄆。於其未發待之甚緩。於其已發追之甚急。公之於段。始如處女敵入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者也。然莊公此等計術。施於敵國則爲巧。施於骨肉則爲忍。大凡人於骨肉兄弟分上。最不可分。彼曲我直。纔分個彼曲我直。便失親親之意。觀莊公始欲害段。而有姜氏欲之。焉辟害之語。則是欲曲在姜氏。直在莊公。及欲伐段而待其惡大。亦欲曲在叔段。直在莊公。此所以伐之無辭。莊公之心。只分曲直兩字。殊不知兄弟間豈較曲直者。較曲直彼我對敵。便有日相戕賊之害。此左氏鋪敘好處。以十分筆力寫十分人情。此六七年間亦可見得軍制。如鄭之敗燕。以三軍軍其前。潛軍軍其後。若此之類。人熟不知其爲兵制。至於不說兵制因而見之者。須當看也。如諸侯敗鄭徒兵。此雖等閑句。而三代兵制大沿革處可見。

蓋徒兵自此立而車戰自此浸弛也。財賦之顯然者人熟不知其爲財賦。至於不說財賦因而說之者須當看也。如臧僖伯之諫觀魚。此固非論財賦。然所謂魚鼈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之類。此亦見當時惟正之供。其經常之大者雖歸之公上而其小者常在民間。此所以取之無窮用之不竭也。如鄭武公莊公爲王卿士。則猶有周官之舊。左氏一書接三代之末流五經之餘派。學者苟盡心於此。則有不盡之用矣。故今特言其大概耳。『詳呂氏之意。蓋謂讀左傳者應先着眼於論世。知人留心於風俗制度之大者。然後於左氏逐節敘事輕重屈伸用筆之微意。始可見其措注之美。左傳一書大之一代一國之升降。小之一人一物之變遷。無不因物賦形。括囊全局。而肌理縝密。又不失黍稷文心所至非區區求之疏鑿之迹所可見矣。』

清劉融齋藝概論左傳諸條亦深得其文理。曰：『春秋文見於此起義在彼。左氏窺此祕。故其文虛實互藏。兩在不測。』又曰：『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左氏釋經有此五體。其實左氏敘事亦處處本此意。』又曰：『左氏敘事紛者整之。孤者輔之。板者活之。直者婉之。俗者雅之。枯者腴之。剪裁運化之方斯爲大備。』又曰：『劉知幾史通謂左傳其言簡而要。其事詳

而博。余謂百世史家類不出乎此法。後漢書稱荀悅漢紀辭約事詳。新唐書以文省事增爲尙。其知之矣。又曰。『煩而不整。俗而不典。書不實錄。賞罰不中。文不勝質。史家謂之五難。評左氏者借是說以反觀之。亦可知其衆美兼擅矣。』又曰。『杜預謂左傳其文緩。呂東萊謂文章從容委曲而意獨至。惟左氏所載當時君臣之言爲然。蓋由聖人餘澤未遠。涵養自別。故其辭氣不迫如此。此可爲元凱下一注腳。蓋緩乃無矜無躁。不是弛而不嚴也。』又曰。『文得元氣便厚。左氏雖說衰世事。却尙有許多元氣在。』又曰。『學左氏者當先意法而後氣象。氣象所長在雍容爾雅。然亦有因當時文勝之習而騎重以肖之者。後人必沾沾求似。恐失之暉緩侈靡矣。』又曰。『蕭穎士與韋述書云於左氏取其文。文字要善認。當知孤質非文。浮艷亦非文也。』又曰。『左氏敍戰之將勝者必先有戒懼之意。如韓原秦穆之言。城濮晉文之言。邲楚莊之言。皆是也。不勝者反此。觀指觀歸。故文貴於所以然處著筆。』又曰。『左傳善用密。國策善用疏。國策之章法筆法奇矣。若論字句之精嚴。則左公允推獨步。』又曰。『左氏與史遷同一多愛。故於六經之旨均不無出入。若論不動聲色。則左馬加一等矣。』又曰。『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以左氏之才之學而文必範我馳驅。其識慮遠矣。』

又曰『左氏尙禮故文』。又曰『左氏森嚴。文膽而義明。人之盡也。檀弓渾化。語疎而情密。天之全也』。

第二章 求文於左傳與求文於他經之異

治經者固不可專言文章。然不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乎。由文以通其志。則六經固皆文章之淵泉。任昉顏之推劉勰論之詳矣。雖然六經之文。各專一體。於易則曰絜淨精微。於書則曰疏通知遠。於詩則曰溫柔敦厚。於禮則曰莊儉恭敬。於樂則曰廣博易良。於春秋則曰屬詞比事。雖論其義。可通於文。左傳固春秋之羽翼而六經之宗子也。唐人帖經。早已置於大經之列。然則學者求文於左傳。與求文於他經。其異同安在。韓愈則曰易奇而法。詩正而葩。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此其異也。詳此者莫善於實齋章氏之言。請再徵之。實齋有論課蒙學文法。（章氏遺書浙江圖書館鉛印本氏嘉業堂刻本）茲節其可採者如下。曰。『四書文字必讀春秋左傳。爲其知孔子之時事而後可已。得其所言之依據也。（按章氏當時自就作制藝文而言。若在今日。應云欲明四書之義理。必先

讀春秋左傳然後可以知其所言之依據也。』又曰『孺子之於易書詩禮未必盡讀。讀而不識。識而不知所運用者又比比也。左氏春秋稱述易書詩禮無所不備。孺子讀經傳而不知所用。則分類而習其援經證傳之文辭。擴而充之。其文自能出入於經傳矣。』又曰『孺子議論既暢。則使擬爲書諫辭命。左氏春秋名卿大夫出使專對與夫諫君匡友出辭。可謂有章者矣。苟於議論成章而後使之分類。而誦習焉。因事命題擬爲文辭。則知設身處地而立言矣。』又曰『論事之文疏通知遠。書教也。傳贊之文抑揚咏嘆。辭命之文長於諷諭。皆詩教也。敍例之文與考訂之文明體達用。辨名正物。皆禮教也。敍事之文比事屬辭。春秋教也。五經之教於是得其四矣。若夫易之爲教。繫辭盡言類情體撰。其要歸於潔淨精微。說理之文所從出也。論事傳贊辭命。敍例考訂。敍事諸文實而可憑。故初學藉以爲資。說理之文虛而難索。故待學問充足而自以有得於中者發而爲文。乃不入於恍惚也。是知文體雖繁。要不越此六七類例。其源皆本六經。而措力莫切於左傳。學者其可不盡心乎。』又曰『敍事之文所以難於序論辭命者。序論辭命先有題目。後有文辭。題約而文以詳之。所謂意翻空而易奇也。敍事之文題目即在文辭之內。題散而文以整之。所謂事徵實而難巧也。翻空

之文。但觀古人所作。可以窺其意匠經營。爲其文成而題故在也。徵實之文。徒觀古人所作。一似其事本如是。夫人爲文必當如是敘述。無由窺作者之意匠經營。爲其題在文辭之內。文成而題已隱也。自非離析其事。無由得其所以爲文。此以紀傳體例貫通編年之所資也。且非萃合諸家之同事異敘同敘異言之互見。無由通其文境之變化。此以左傳事實參互子史諸家同異之所資也。故學敘事之文亦未有不宗左史。而世之讀左史者。徒求之形貌而不知分析貫串之推求。無怪讀文諸多而能文者少也。』又曰。『序論辭命之文。其數易盡。敘事之文。其變無窮。故今古文人。其才不盡於諸體而盡於敘事也。蓋其爲法。則有以順敘者。以逆敘者。以類敘者。以次敘者。以牽連而敘者。斷續敘者。錯綜敘者。假議論以敘者。夾議論而敘者。先敘後斷。先斷後敘。且敘且斷。以敘作斷。預提於前。補綴於後。兩事合一。一事合兩。對敘插敘。明敘暗敘。顛倒敘。迴環敘。離合變化。奇正相生。如孫吳用兵。扁倉用藥。神妙不測。幾於化工。其法莫備於左氏。而參考同異之文。亦莫多於春秋時事。是固學文章宜盡心也。』按章氏之言。使人知所以收功於左傳之方。亦醞釀有味矣。左傳以二百四十年之事迹爲全書之總題。流轉賦物。勢遠而事密。不善讀之。呆若木鷄。無從知其意匠經營之所在。

章氏特點出分合解化旁刺側擊之術。使人知學文者收功於左傳較之收功於他經尤易。又卽此廣記備言一代人事之書中。而人事之有需於文者。衆體齊備。萬效畢彰。譬之依山鑄銅。煮海爲鹽。規矩方圓。取之不盡矣。左傳書中旁引羣經。隨在可見。又可藉觀當時之人對於諸經如何着眼。是又得左傳一書爲旁通羣經之郵。至於逐類於後世史傳之文。引申於當前事物之變。運用之靈。又在其人矣。

第三章 求文於左傳與求文於春秋本經之異

雖然、經之與傳、其體本異。求文於傳與求文於經、其別又安在。曰韓愈不曰春秋謹嚴。左氏浮夸乎。欲詳此義。又莫詳於王船山。船山續春秋左氏傳博議曰。『古之爲史者莫不有獎善懲惡之情。隨小大而立之鑑。故足以動人心而垂之久。若左氏史遷班固之書記禍敗之隙。纖曲猥鄙之無遺。皆此意也。宋殤之弑。華督援馮之篡也。而記之以目送孔父之妻。魯閔之弑。慶父報叔牙之戮也。

而記之以公傳奪卜齮之田。同括之殺。趙盾弑君專國而衆疾之也。而記之以趙嬰之逐。陽州之孫魯公弗忍季氏之積僭也。而記之以鬪鷄之介。舍其大釁而取其小。舍其禍源而取其委。左氏之不審於取舍也若是。奚以垂之久而君子猶尸祝以爲經翼哉。夫彼固有取爾矣。千金之堤塌。怒水齧之而不決。決之者蠹穴也。積薪如邱。沃以傾膏而不爇。爇之者燭炷也。慎小察微。不導禍於垂成而亦可以弗發。其諸戒後世之欲祈天永命者。惟薄簠簋嬉笑取與之間。皆有生死存亡之大故。而不可忽歟。雖然君子之慎小也。以令終其德而無有瑕也。非畏小者之易以賈禍而致其意也。非謂小慎之則禍無所發。雖大韙而可保一線之安也。夫君子亦正其本而已矣。無子馮之睥睨。則督雖懷淫而固戢。無叔牙之顛覆。則齮雖挾忿而孰施。趙盾不弑。則莊姬之譖無徵。季氏不專。則郈伯之讒弗聽。故謹其大。及其小。正其始。令其終。君子之道全而無缺者。推本以治末。非藉末以救本也。千仞之材斧以斯之。其將折也。所爭方寸耳。乃使此方寸之未殊。而遂謂其可終古不仆也。孰信之哉。且夫之數釁者。有自己開之者矣。有不自己開之者矣。不自己而開之。則亦孰從而慎之。抑將取必于天而所逢皆順。然後可以永終而遠害乎。堯有不令之子。舜有不共之弟。非必家之戚正無缺也。禹

不能禁儀狄之進旨。武王不能遏西旅之獻獒。非必惡之不進於前也。道盡則無憂。德至則不損。是故欲獎天下之善而懲其惡。抑取順逆吉凶之大故以正天下於不待防而已足矣。屑屑然於人事險阻之倚伏。求纖芥之隙而懲其不預。抑以愁苦天下拘係於身世之不康。而爲善者亦沮矣。故左氏之於經翼而已矣。遷固之於史牘而已矣。正大義立王道。非聖人其孰與歸。按船山此論雖持義甚嚴。然經傳之分際大可思也。要之左氏爲春秋之一翼而不必遽定其好惡與聖人同。其微顯闡幽。多愛博取。語大亦兼抱小。皆有其用心之理。固史部之冠冕而文辭之奧區。若夫較論三傳之間。不各尋其本體。而泛爲大官廚賣餅家之說。則無取焉。

二 源流篇

第四章 史記論左傳之緣起

左傳之緣起。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言之甚悉。曰：「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旨。爲其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末又謂鐸椒、虞卿、呂不韋及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各往往拾春秋文以著書。云云。詳史記所言。蓋謂孔子先論輯所得於周室之長篇史料。然後約爲簡括之春秋。以託其義法。此其褒諱挹損之義法。在當時不得不隱而不宣。故口授於弟子。左丘明恐口耳相傳多所失實。於是乃因孔子所輯之史料。具論其語。成左

春秋。今之公穀卽七十子之徒口耳授受之所遺。雖久而不能無失。然要爲承傳有自。左氏論本專存孔子原輯之史料。使人據本事以觀孔子之所刪約。亦大有功於春秋。是則三傳皆春秋之羽翼不可偏廢矣。清代治公羊學者劉逢祿氏著春秋考證一書乃據史記此文以大張左氏不傳春秋之說。而近人專宗左學之章炳麟氏著春秋左傳讀敍錄亦據史記此文而大張左氏親見公穀傳聞之優劣。以痛斥劉逢祿。二家皆據史記而所繁徵者又各極其指趣。今不暇錄。苟吾人詳玩史記此文。自可得三傳之實情。亦無軒輊也。

第五章 劉歆班固論左傳之緣起

自劉歆昌言左氏。乃移書讓太常博士責其不應謂左氏不傳春秋。漢書劉歆傳云。『歆校祕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大好之。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與歆共較經傳。歆略從咸及翟方進受。質問大義。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詁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

義理備焉。歆以爲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之其詳略不同。及歆親近。欲建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尙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歆乃移書讓之。諸儒皆怨恨。是時名儒光祿大夫龔勝以歆移書上疏。深自罪責願乞骸骨罷。及儒者師丹爲大司空亦大怒。奏歆改亂舊章非毀先帝所立。上曰歆欲廣道術。亦何以爲非毀哉。歆由是忤執政大臣。爲衆儒所訕。懼誅。求出補吏。』又王莽傳云。『公孫祿議曰國師嘉新公顛倒五經毀師法。令學士疑惑。宜誅以慰天下。』云云。觀此諸記載。知歆不惜犯公卿諸儒之怒。力倡左學。爲功於左傳甚大。哀帝云歆欲廣道術。亦何以爲非毀哉。此語亦足以折後人之譏矣。漢書藝文志自云刪劉歆七略。志中論三傳之緣起曰。『仲尼思存先聖之業。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歷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

之傳。公羊穀梁立於學官。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漢書此節與史記有異。史記謂孔子觀周室論史記舊聞。漢書謂孔子但觀魯史記。史記所謂不可以書見者即指七十子所口受之義。非指左傳。漢書則曰春秋所貶損之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是意謂所不宣者即左傳也。史記謂鐸椒以逮荀卿韓非各往往撫拾春秋文以著書。今觀荀子謝春申君書所引春秋之志云云。及韓非姦劫弑臣篇所引春秋之記云云。皆見左傳。故史記不謂左傳隱而不宣也。漢書或見後世口說流行而左傳不顯。遂謂左傳初即隱而不宣。史記稱左傳爲左氏春秋。漢書謂丘明論本事而作傳稱之爲春秋左氏傳也。凡此皆史漢殊異之處。藝文志既本劉歆。則志所云云即劉歆之三傳緣起說也。（以上論丘明作書之緣起。）

第六章 左傳之傳授及西漢之左傳學

言左傳之傳授者。始劉向別錄。孔穎達杜預春秋序疏引劉向別錄云。『左丘明授曾申。申授』

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鐸椒。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張蒼。云云。張蒼以後。則漢書儒林傳謂「漢興張蒼、賈誼、張敞、大中、大夫、劉公子皆修春秋。左氏傳。誼爲左氏傳訓故。授賈卿。卿子長卿授張禹。禹言於蕭望之。望之薦禹於宣帝。徵禹待詔。未及問。會疾死。授尹更始。更始授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常授賈護。護授陳欽。陳欽以授王莽。而劉歆從尹咸及翟方進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此西漢左學授受之大略也。據此。西漢左傳之出世。始於張蒼。其後許慎說文解字序亦云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與壁中書郡國山川鼎彝皆爲古文。此與漢書劉歆傳所云歆校祕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及左傳多古字古言云云相合。蓋張蒼獻之。存於祕府。後亦未立學官。雖私有授受。學終未顯。及歆陳發祕藏校理舊文。見古文春秋。左氏傳。遂大張茲學。至王充論衡謂左傳三十篇出恭王壁中。恐自未是。蓋漢書魯恭王傳未言。而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亦將恭王壁中所得與春秋。左氏分言也。然司馬遷父子典金匱石室之書。亦見左氏。春秋。五帝本紀稱觀春秋國語。十二諸侯年表稱表見春秋國語。及吳太伯世家稱余讀春秋古文。乃知中國之虞與荆蠻句吳兄弟也。此本左傳泰伯虞仲太王之昭也之說。蓋世爲史官。自得讀中祕

古文典籍也。要之西漢獻左傳者爲張蒼。太史公亦以左傳詳事實。多據以取材。至劉歆乃大張左氏專門之學。

第七章 東漢之左傳學

東漢治左氏者有鄭衆、賈逵、服虔、諸師爲最。鄭衆既作春秋刪。復作長義十九條十七事專論公羊之短左氏之長。（徐彥、公羊、何氏、解詁、序疏）賈逵又大張左氏。作左氏傳解故。復作左氏長義四十一條三十事言公羊理短左氏理長。（後漢書賈逵傳及徐彥、何休、解詁、序疏）賈逵傳謂章帝建初元年詔逵使發明左氏傳大義長於二傳者。逵於是具條奏之曰：「臣謹擿出左氏三十事尤著者。皆君臣之正義父子之綱紀。其餘同公羊者十有七八。或文簡小異無害大體。至於祭仲紀季伍子胥叔術之屬。左氏義深於君父。公羊多任於權變。其相殊絕。固已甚遠。而冤抑積久。莫肯分明。臣以永平中上言左氏與圖讖合者。先帝不遺芻蕘。省納臣言。寫其傳詁。藏之祕書。建平中侍

中劉歆欲立左氏。不先暴論大義。而輕移太常。恃其義長。詆挫諸儒。諸儒內懷不服。相與排之。孝哀皇帝重逆衆心。故出歆爲河內太守。從是攻擊左氏。遂爲重仇。至光武皇帝奮獨見之明。興立左氏。穀梁。會二家先師不曉圖讖。故令中道而廢。凡所以崇先王之道者。要在安上理民也。今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強幹弱枝。勸善戒惡。至明至切。至直至順。且三代異物損益隨時。故先帝博觀異家。各有採。易有施孟。復立梁丘。尙書歐陽。復有大小夏侯。今三傳之異亦猶是也。又五經家皆無以證圖讖。明劉氏爲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五經家皆言顓頊代黃帝而帝堯不得爲火德。左氏以爲少昊代黃帝。卽圖讖所謂帝宣也。如令堯不得爲火。則漢不得爲赤。其所發明補益實多。』云云。奏上。章帝嘉之。左傳之學至是又一大振。何休公羊解詁序所謂賈逵緣隙奮筆以爲公羊可奪左氏可與者也。其餘馬融亦嘗欲訓左氏春秋。及見賈逵鄭衆注。乃曰賈君精而不博。鄭君博而不精。旣精且博。吾何加焉。但著三傳異同說。其後靈帝時服虔又爲左學大師。作春秋左氏傳解義。又以左傳駁何休所議漢事。時鄭玄亦欲注左傳。尙未成時。行與服虔遇宿過舍。先未相識。服在外車上與人說已注傳意。玄聽之良久多與己同。玄就車與語曰。吾久欲注尙未了。聽君向言。多與吾同。今當盡以

所注與君。遂爲服氏注。

第八章 杜預之左傳學一 春秋經傳集解

至晉杜預治左氏。於是左氏之壁壘愈堅。杜氏號爲左氏功臣。儼然爲長城焉。杜預所發明者。多左氏先師所未言。杜預春秋序曰。『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樛杞晉乘魯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旣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之。考其真僞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爲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

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爲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云云。漢書藝文志刪述劉歆之言。謂左丘明爲魯史。孔子與之觀史記。未云丘明受經於仲尼等之於七十子之列。此杜預之異也。左傳所著之書法凡例。杜預謂諸言凡者五十條皆周公垂法史書舊章。又有仲尼變例新例。此皆左氏先師所未言。孔穎達杜預春秋序疏曰。『先儒之說春秋者多矣。皆云丘明以意作傳說春秋之經。凡與不凡無新舊之例。杜所以知發凡言例是周公垂法史書舊章者。以諸所發凡皆是國之大典。非獨經文之例。隱七年始發凡例。特云謂之禮經。十一年又云不書於策。建此二句於諸例之端。明書於策者皆是經國之常制。非仲尼始造策書自制此禮也。』據此。知杜預如此條分縷析專以舊典禮經與策書赴告爲言。蓋其詳玩傳文發其獨得之秘。無所承於先師。此又一異也。杜預二異之中。凡例一說最爲人所疑。孔穎達杜預春秋序疏又略解之曰。『凡是周公之禮經。今案周禮竟無凡例。爲當禮外別有凡。爲當凡在禮內。今者所據禮內有凡。知者按周禮太宰職於八法之內有官成官法。鄭衆注云官成者

謂官府之有成事品式。官法者謂職所主之法度。然則此凡是史官之策書成事法式也。蓋作傳之時已有遺落。且凡雖舊例亦非全語。丘明采合而用之耳。云云。要之杜預專據丘明之傳以釋經。詳玩傳文。創通如此。號爲功臣。有以也。孔穎達春秋正義序謂「前漢傳左氏者有張蒼賈誼尹咸劉歆。後漢有鄭衆賈逵服虔許惠卿等。各爲詁訓。然雜取公羊穀梁以釋左氏。此乃以冠雙屨。將絲綜麻。方鑿圓柄。其可入乎。晉世杜元凱專取丘明之傳以釋孔氏之經。所謂子應乎母。以膠投漆。」杜預自謂「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成爲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廣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爲異。專修丘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未有穎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穎之違。以見同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春秋經傳集解。」云云。北史儒林傳謂「河朔左傳則服子慎。江左則杜元凱。隋經籍志謂晉穀梁范甯公羊何休左氏服虔杜預俱立國

學。至隋杜氏盛行。服義及公穀浸微。今殆無師說。此又左氏之壁壘。至杜乃益堅之說也。

第九章 杜預之左傳學二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

漢初左傳之出。由於張蒼獻之。漢書藝文志著左氏傳三十卷。但藝文志又著春秋古經十二篇。錢大昕二十二史考異曰。『謂左氏經也。』劉歆傳歆校祕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又云左氏傳多古字古言。許慎五經異義言今春秋公羊說古春秋左氏說。云云。但此古經不知是否亦張蒼所獻。阮元春秋左傳注疏校勘記序云。『春秋左氏傳漢初未審獻於何時。漢藝文志言孔壁事祇云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不言左氏經傳也。景十三王傳亦但云得古文經傳。所謂傳者即禮之記及論語亦未言有左氏也。楚元王傳劉歆讓太常博士亦以逸禮三十有九書十六篇系之。魯恭王所得孔安國所獻。而於春秋左氏所修二十餘通則但云藏於祕府不言獻自何人。惟說文解字序分別言之曰魯恭王壞孔子宅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然

後左氏經傳所自出始大白於世。顧許言恭王所得有春秋。豈孔壁中有春秋經文爲孔子手定者歟。北平侯所獻蓋必有經有傳。度其經必與孔壁經大同。然則班志所云古經十二篇者指恭王所得歟。抑指北平所獻歟。』云云。漢時經傳皆別行。而今古文經文字分卷篇數多寡亦皆互異。漢藝文志言之已詳。春秋古經十二篇而公穀二家經則皆十一卷。十一卷者合閔公於莊公爲一卷也。但公穀之傳與其經同爲十一卷。而左氏傳則爲三十卷。與古經十二篇異。此則經傳分行。卷數不必一一皆符。如尙書大小夏侯陽等經二十九卷而歐陽章句則三十一卷。詩齊魯韓經二十八傳而魯故則二十五卷。韓故則三十六卷。毛詩二十九卷而毛故訓傳三十卷。今古文家皆然。左氏書繁重。多分卷數不爲無故。漢初治左學者大抵卽專治傳之訓詁。至劉歆始引傳文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劉書不可見。杜預春秋釋例中尙引劉氏說經大義數十條。亦無從知其全要之。劉之解說當仍因左氏經傳分之舊。西漢以降始有兼釋左氏經傳者。然亦仍有專說傳不說經者。南齊書陸澄傳「澄云左氏取服虔而兼取賈逵經。服傳無經。雖在注中而傳又有無經者故也。今留服而去賈。則經有所闕。」據此則賈逵兼釋左氏經傳。而服虔之書則但釋傳不錄經也。

然兼釋經傳者亦仍是經傳各自爲卷。如隋書經籍志賈逵有春秋左氏長經二十卷復有左氏傳解詁三十卷。此其徵也。至杜預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於是大變其式。今三傳皆經傳分年相附。阮元公羊注疏校勘記序云公羊傳文初不與經相連綴。漢志各自爲卷。孔穎達詩正義云漢世爲傳訓者皆與經別行。故蔡邕石經公羊殘碑無經。解詁亦但釋傳也。分經附傳大氏漢後人爲之。而唐開成始取而刻石。』云云。又穀梁注疏校勘記序云「漢志經傳各自爲帙。今所傳本未審合併於何時也。集解則經傳並釋。豈卽范氏之所合歟。」云云。是則公穀經傳之合。終不知始於何人。左氏經傳之合。有杜預自言之矣。

第十章 杜預之左傳學三 春秋釋例

漢人治三傳者多言條例。而治左者尤多。又有稽地名譜第歷數。亦以左氏詳事實。故多爲徵考。以便學者。崇文總目及文獻通考載荀卿帝王歷紀譜。雖辨其僞。但治左學者必櫛比譜例以爲

旁參。或相習成風而有依託。其來舊矣。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已云讀春秋歷譜牒。又云歷人取年月數家隆神運譜牒記世證。是治春秋一代之故實者。舊多此法。史記又云漢相張蒼歷譜五德。張蒼爲漢代左學之始師。劉向別錄且謂荀卿授張蒼。是譜牒之學爲左傳家所必不可廢矣。今此諸書皆不傳。其後嚴彭祖有嚴氏春秋左氏圖十卷及古今春秋盟會地圖一卷見於隋書經籍志。今亦佚。東漢左傳家賈徽有左氏條例二十一篇見後漢書賈逵傳。鄭興有春秋條例見後漢書本傳。鄭衆有春秋難記條例見後漢書本傳。衆又有春秋左傳條例九卷見隋志。鄭玄有春秋左氏分野一卷春秋十二公名一卷見隋志。顏容有春秋釋例十卷見隋志。可謂富矣。但亦皆失傳。至杜預旣爲春秋經傳集解。復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爲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隋志所稱杜預春秋釋例十五卷者是也。隋志又有杜預春秋左傳音三卷春秋左氏傳評二卷。今皆佚。至朱彞尊經義考別題其春秋經傳長歷。此本在其釋例之中。朱氏蓋因晉書預傳稱預參考衆家譜第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歷之言。四庫全書總目謂皆其書中之一篇非別爲一書觀預所作集解序可見是也。杜預釋例蓋總採以前諸家之譜例而亦自出己意。

爲力甚勤。當時摯虞已稱善。晉書預傳謂「預文義質直世人未之重。惟祕書監摯虞賞之。曰左丘明本爲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爲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蓋歎其所包者富也。自杜書行而以前諸家之書盡廢。然亦自有杜氏總斷衆家。後起者易爲力。而爲功於左氏者愈大。唐劉蕡序其書稱釋例之作本乎舊章。非元凱獨斷而然。宋吳棫後序云。世族譜本之劉向。世本地志本之泰始郡國圖。長歷本之劉向乾象歷。清孫星衍序亦曰晉書云參考衆家是明其有所本也。皆是也。杜此書原卽根據其集解序所謂春秋書法有史官舊例孔子變例新意三種比合分類而論貫之。而又分論地名譜地歷數。以繫其書之末。杜氏自謂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爲部是也。孔穎達正義釋杜氏此語及其書之體式甚詳。曰「春秋記事之書。前人後人行事相類。書其行事不得不有比例。而散在他年非相比較則善惡不章。褒貶不明。故杜別集諸例從而釋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察其同異。則於其學易明故也。言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三者雖春秋之事。於經傳無例者繁多。以特爲篇卷。不與諸例相同。故言及也。事同則爲部。小異則附出。孤經不及例者聚於終篇。故言相與爲部也。其四十部次第。從隱卽位爲首。先有其事則先次之。惟世族土地事既

非例。故退之於後。終篇宜處最末。故次終篇之前。終篇處其終耳。土地之名起於宋衛。遇於垂。世族譜起於無駭卒。無駭卒在遇垂之後。故地名在世族之前也。』云云。今其書自明以來久佚。原目之詳不可考。清四庫全書本據永樂大典所載。又掇拾孔穎達正義及諸書所載而增訂之。略分十五卷以還其舊。

第十一章 六朝之左傳義疏與唐孔穎達之春秋左傳正義

六朝至隋經生陳說傳注多爲義疏。孔穎達左傳正義序謂「杜預集解。晉宋傳以至授於今。其爲義疏者則有沈文何蘇寬劉炫。而炫爲翹楚。然規杜之失凡一百五十餘條。非理淺近。奉勅刪定。據以爲本。以沈氏補焉。或申短見。」云云。蓋自孔穎達五經正義出。不特春秋爲左氏所專。而左學先師賈逵服虔之訓說亦自茲掩熄。杜氏之言。遂於此定場焉。

第十一章 唐宋元明兼綜三傳家之左傳學 陳傅良呂祖謙程

公說黃澤趙汭

自唐啖助、趙彛起於天寶之末爲春秋大師。不專主三傳。揀別三傳之美惡以意彌縫其缺而申以己意。（其意中偏愛公穀）其友生趙匡、陸淳承之。開後人捨棄三傳獨究遺經之風。韓愈、贈盧仝詩所謂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者是也。宋孫復、劉敞諸儒又大張此風。王安石並疑及春秋本經。目爲斷爛朝報。南宋胡安國之春秋傳大盛於元明以來。故歷唐宋元明言春秋者少有專宗三傳篤守一家之人。然究其實。皆爲公穀所動。專言大義而不取左氏之繁徵事實。惟已恢張其郛廓。非三傳任何一家所得範圍之也。但其間善言左傳者亦得數人。宋蘇轍作春秋集解。自序蓋不以孫復盡棄三傳爲然。故其書以左氏之事義爲主。左氏之說不可通乃取公穀啖趙諸家以足之。又宋張大亨作春秋通訓。蓋本其師蘇軾之學亦尊左傳。清四庫全書總目謂「蘇籀雙溪集載大亨以春秋義問軾。軾答書云春秋儒者本務。然此書有妙用。學者罕能領會。多求之繩約中。」

乃近法家者流。苛細繳繞。竟亦何用。惟左丘明識其用。終不肯盡言。微見端倪。欲使學者自求之。與大亨自序亦合。蓋其學出於蘇氏。故議論宗旨之近之。云云。又宋陳傅良作左氏章旨春秋後傳二書。章旨已佚。宋樓鑰序其春秋後傳。盛推其春秋學爲獨武。謂「諸言左氏或以爲非爲經作。惟公以爲著其不書以見春秋之所書者皆左氏之力。章指一書首尾專發此意。昔人以杜征南爲邱明忠臣。然多曲從其說。非忠也。公之章指謂君子曰者。蓋博採善言禮也者。蓋據史舊聞。非必皆合春秋。或曰後增益之。或曰從人依仿之。或凡例義淺而不取。或以例非左氏意。蓋愛而知其惡者。乃所以爲忠也。」云云。又宋呂祖謙尤多言左傳。既作春秋集解（已佚）復作左傳類編（已佚）左氏博議。左氏傳說。左氏傳續說四種。類編據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謂其分類內外傳事實制度論議凡十九門云云。左氏博議爲諸生課試之作。取左傳事實作史論。至左氏傳說則極精美。就左傳所記發揮其知人論世之識。頗有宏識孤懷。其編首有讀左規模一篇示人以讀左之法。淹貫經史。洵通人之見也。其書蓋皆門人記錄。多存講說時之語氣。亦頗親切有味。續說蓋補傳說所未盡。清四庫總目謂「其體例主於隨文解義。故議論稍不如前說之闊大。然於傳文所載闡發其蘊。並

挾摘其疵。頗中其失。至於朝祭軍旅官制賦役諸大典及晉楚興衰列國向背之事機詮釋尤爲明暢。蓋祖謙邃於史事。故研究傳文窮始末以核得失。而不倡廢傳之高論。云云。又宋魏了翁有春秋左傳要義。卽其所輯九經要義之一節錄注疏之文。每條之前各爲標題而系以先後次第。與諸經要義體例並同。凡疏中日月名氏之曲說煩重瑣屑者多刊除。而名物度數之間則削繁舉要。本末燦然。又宋程公說作春秋分紀。專將春秋左傳之事分類爲表譜。有年表。世譜。名譜。周魯各國事。歷法。天文。五行。疆理。禮樂。征伐。職官。書等目。清四庫總目謂「其分隸經傳條理分明。敘述典贍。所采諸儒之說與公說所附序論亦皆醇正。誠讀春秋者之總匯也。劉光祖作公說墓誌稱其尙有左氏終始通例比事等書。是殆刻意於左氏之學者。明以來其書罕傳。朱彝尊經義考注云未見。顧棟高作春秋大事表體例多與公說同。棟高非剽竊之人。知其亦未見也。」云云。又宋章冲作春秋左傳事類始末。開後人作左傳紀事本末左傳事緯之風。又宋林堯叟作春秋左傳句解。箋釋文句。雖無勝義。而淺顯亦便於讀者。又元末明初有趙汭作春秋集傳。春秋師說。春秋屬辭。春秋金鎖匙。春秋左傳補注五書。汭本其師黃澤之學。治春秋以左氏杜預爲主。以公穀啖趙及陳傅良爲輔。而盛

推陳傳良爲三傳後卓然名家。其左傳補注自序曰：『黃先生論春秋學以左邱明杜元凱爲主。所謂魯史遺法既於左氏傳注中得之。而筆削微旨殊未能潛窺其罅隙。公穀所發書不書之義陳止齋因之以考左傳。故其筆削義例獨有根據。所可惜者偏於公穀。與杜元凱正是合得一邊。乃以陳合杜舉經正史。以章指附入左傳集解中。』云云。又春秋集傳自序曰：『後世學春秋稍知本末者賴有左氏而已。故取左氏傳爲之補注。欲學者必以考專爲先。其文與義則三傳而後論家之說苟得其本真者皆傳以己意暢而通之。』云云。錢謙益至謂趙汭於春秋發明前說本經會傳度越漢宋諸儒當爲本朝儒林第一云。大抵唐宋以來治經者多以思考大義爲重。不專守注疏。尤不言漢人家法。其疏者往往臆測鑿空。其精者卓識通裁。啓發亦甚遠大。春秋一經自啖趙自開新法。蓋當公穀絕傳左傳獨盛杜預集解專行既久之時。孔穎達正義又論定而大張之。高才穎異不屑章句之業者或厭杜氏之拘於舊典禮經不能明春秋筆削微言大義。而孔穎達又崇杜太過。於是冥思幽討。時復取觀公穀二傳。採左氏之事。參公穀之義。折衷於己。以爲庶幾有當於孔子之原旨。及後人承之。遂有盡棄三傳獨任胸臆者耳。人皆知公穀絕學昌於輓近。而不知自啖趙諸師以後。雖不

專宗三傳而指摘公穀不醇之處者固多。言實皆潛移默化於公穀之風而自極其運思。其卓然有得者固復乎不可及也。其中言左傳者亦非如注疏之抱守專一。蓋皆先次左傳而後附採公穀二傳及啖趙以後之書。要之上所舉者皆言左傳者之中卓犖可傳之作。如陳傅良呂祖謙程公說黃澤趙訪五家尤不可不讀。學者熟觀杜預孔穎達之後。參以此五家。其於左學庶幾有博厚高明之造詣也。若以廣鰲爲難。則祖謙左傳說一書斷不可失。

第十三章 清代之左傳學

及明末顧炎武矯當時學者疏放之習。倡經學卽理學之說。研窮注疏。篤志古學。下啓清代。著左傳杜解補正。蓋以杜解時有闕失。賈逵服虔之注樂遜之春秋序義今又不傳。於是博稽古籍作爲此書。推求文義。研究訓詁。學者誦之。至並時之王夫之於學皆自發其深微之識。既著春秋稗疏。復著續左氏博議。蓋託於呂祖謙之繼軌。故起自成公。尙論左氏所記人事之理亂得失。亦兼論左

氏本書。然其激越之音深微之論。自與呂氏悠游不迫宏通平徹者各異其趣。學者亦可兼覽也。自餘清初如馬驢之左傳事緯。分類纂事。復爲之圖表譜例。尤尊左氏義例在公穀之上。固是性有專愛。要自爲淹貫左傳之書。大便後學。願棟高之春秋大事表。亦如程公說春秋分紀之體。譜表秩如。論述博洽。出發於左氏而兼論二傳以通春秋。江藩漢學師承記謂其實以馬驢爲藍本。然願書固久已成近代春秋家之要籍矣。此外惠士奇之春秋說。主左氏之事。採公穀之論。惠棟之左傳補注。亦援引古訓以補杜預。沈彤之春秋左氏傳小疏。蓋考訂趙汭顧炎武補杜之得失。又有洪亮吉之左傳詁。刊落枝葉。專釋地理人名訓詁。皆有所本。而簡潔可親。亦讀左之佳本也。

第十四章 清代賈逵服虔注之輯佚

溯自杜預書行而鄭衆賈逵服虔之學遂隱。學者時有鈎沈索隱之思。至清李貽德撰春秋左傳賈服注輯述。用力甚勤。搜羅較備。而自爲之論證亦曲暢可觀。然爲鄭賈服之學者莫深於輓近

儀徵劉氏家世傳業。惜其書終未成。孫詒讓爲劉恭甫墓表略曰：『羣經義疏之學莫盛於六朝。至唐孔沖遠五經正義賈元徐楊諸家瀦爲淵海。及清經術大昌。諸經新疏更迭而出。嘉慶之季爲義疏之學者又有劉先生孟瞻。治春秋左氏傳。謂鄭賈服三君古義久爲杜氏所晦蝕。孔疏不能辨也。乃鈎稽三君佚注。精校詳釋爲左氏疏證。凡杜孔所排擊者糾正之。乾沒者表箸之。草創四十年。長編褻然。疏證則僅寫定一卷。而先生遽卒。其子伯山先生繼其業。亦未究而卒。伯山先生長子恭甫知縣念三世之學未有成書。剋立程限。銳志孳纂。屬稿至襄公四年而恭甫又卒。斯學人所爲壘歎者已。』云云。蓋孟瞻名文祺。伯山名毓松。恭甫名壽曾。三世賈服之學終於失傳。爲藝林憾事。然壽曾子師培近數十年中亦經學高當世。學者所稱申叔先生者是也。研纂家世左氏賈服之學。正及成書而亦不幸中道卒。遺稿多散落。終不可問。今求賈服之遺訓者惟有李貽德纂述之功爲可席矣。

三 史意篇

第十五章 史記漢書所云左傳之史學

左傳一書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稱爲左氏春秋而以虞氏春秋呂氏春秋等連敍於後。漢書藝文志則明著爲左氏傳。然則史記之意蓋以左氏雖論孔子史記而其爲書則自成一家之面目。漢書本劉歆之說謂之爲春秋傳。傳者自隸於經。轉受經旨。雖經則不能別行者也。今左傳與經分年相附。爲杜預所爲。原來經傳本自別行。然經傳別行又古時諸經傳之所同然。所可思者。司馬遷所見之左氏春秋。其篇章面目。不識與劉歆班固所見是否全同耳。司馬遷家自上世以來世傳史官之職。高門世澤。固古史之總匯。其所論述。具有本末。而由其所論六藝經傳舊史典籍之源流大略。尤可以洞見古學之大要。固先向歆班固而創通經傳之大旨者也。遷書之抑揚予奪論斷是非

蓋承聞董生而上法春秋之意。撰輯古事網羅舊聞則據守左氏春秋國語世本諸古文之籍。孔子約舊史而制義法。丘明輯舊史而論本事。資料出於一源。指趣自有差別。此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所謂孔子論史記舊聞約其文制義法而左丘明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者也。然自書契以來而有史官載籍博矣。至孔子纂焉。而孔子之所纂述。謂其整理舊聞則自是總鑄前世之史。謂其亦申獨見則固亦議往古而開來今。於是七十子之後儒家者流遂申孔子之獨見而馳說大義。博覽典籍廣學之才如左丘明鐸椒虞卿者流遂廣甄舊聞而附於纂鑄之業。前者著經教之旨。後者開後世史家之門。此又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所謂儒者斷其義馳說者騁其辭不務綜其終始於是表見春秋國語學者所譏盛衰大旨著於篇爲成學治古文者要刪焉者是也。漢書司馬遷傳贊曰。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至孔子撰之。上繼唐堯。下迄秦繆。及孔子因魯史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以爲之傳。又撰異同爲國語。又有世本云云。然則左丘明固承孔子之風。推整理舊聞之業。而下爲後世百代史家之冠冕者也。此以史學求左傳。亦有司馬遷班固爲之前列矣。

第十六章 因杜預所明求左傳之史學

劉子政及東漢諸師之後。惟杜預爲左氏忠臣。預蓋欲以左氏兼包二傳。明丘明受經於仲尼。故能傳述仲尼筆削之意。又明丘明身爲國史。故尤能疏通證明於史迹之本末與策書之大體。聚二功於左氏之一身。預之爲左。可謂至矣。夫筆削微言大義。二傳固亦有所受。至於詳存事迹之本末與古史乘筆執簡之體例。左氏之豐功偉績。得杜預所明亦求左傳之史學者所樂據也。

古史官記注之成法其詳不可知。自禮記玉藻稱天子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鄭注謂其書春秋尙書其存者。於是古史記注之法稍有可言。尙書則孔子所見自黃帝玄孫帝魁以來三千餘篇。而刪述則斷自帝堯。春秋則杜預左傳後序稱汲冢紀年文義大似春秋經。見古者國史策書之常。史通亦稱汲冢瑣語記太丁時事而目爲夏殷春秋。又先是何休公羊闕元年傳解詁亦云古謂史記爲春秋。據此。不特尙書興於遠古。卽春秋亦非起自東周。史通謂春秋家其先出於三代。

蓋深識其源流者。以此而言。記言記事之史。其從來之遠。蓋信而有徵矣。至周禮而有五史之目。曰大史曰小史曰內史曰外史曰御史。小史職曰掌邦國之志。內史職曰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外史職曰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名於四方。鄭康成注以爲小史所掌卽春秋傳所謂周志國語所謂鄭書之屬。外史所掌卽魯之春秋晉之乘楚之檮杌及三墳五典堯典禹貢諸書名。杜預春秋序又總敍之曰。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孔穎達又疏通杜意曰。四方有書來告。內史讀以白王。告王之後則小史主掌之。外史則達此國之志以告四方。又於禮記玉藻疏證大史卽當左史記事。內史卽當右史記言云云。是則周代史官分職更詳。古今之志。內外之策。典守有其人。記注有成法。彬彬可觀矣。左史右史之名在周代實已不拘。隋書經籍志所謂後世多務。其道彌繁。夏殷以上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周則五史分掌其事。是也。孔穎達杜預春秋序疏亦言周禮無左右之名。直是時君之意處之左右。故有左史倚相之名。左右非史官之名。又玉藻疏復詳徵周代左右史記言記事得互攝之例。皆是也。蓋周代文物爛然。一切典章度數皆趨繁密。故其史官分職亦然。所可惜者。五史記注品式之祥。周官不及列舉。至杜預乃復創通義例而暢言之。杜預

春秋序謂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之書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又發明史之記注皆據周之舊典禮經卽周公所垂之史官舊法如左傳所發之五十凡其大略也。雖然孔子刪纂之業與丘明傳述之志皆欲論思前典以昭示後來。自異於當官據職臨事記注之史。（韓詩外傳曰奉法守職而不敢爲非者太史令也）孔穎達杜預春秋序疏所謂仲尼約策書成文丘明采簡牘衆記者固皆觀周室而興於魯。網羅載籍兼而有之。而自有其作旨。司馬遷言孔子作春秋之緣起詳矣。隋書經籍志亦曰。『春秋國語引周志鄭書之說。當時記事各有職司。後又合而撰之總成書記。』此亦足以明丘明之緣起矣。夫孔子之春秋得公羊穀梁明其微言大義之端。得左丘明明其舊例變例之目。教之所存。垂諸日月。專言史法。固已爲後世窮思鑽仰之所不盡。至於丘明之書。於其羽翼孔經而外。其自身善敘事理所以爲後世史家之冠冕者。亦讀其書者所宜垂修綆而深汲之者也。

第十七章 左傳爲經爲史之爭

自來論左氏者。說有二種。一者謂左傳可獨立成一家言。一者謂左傳全附春秋爲羽翼。前者近史遷。後者近劉歆。後漢盧植謂丘明之傳春秋。博物盡變。囊括古今。表裏人事。晉 摯虞謂丘明爲經作傳。而自孤行。晉 王接謂左氏辭義。瞻富自是一家。書不主爲經發。晉 賀循謂左氏之傳史之極也。其後宋王哲亦謂左氏雖附經。而作然於經外自成一書。朱子亦謂左氏史學。呂祖謙謂左氏經綜理微密。後之爲史者。鮮能及之。此皆於左氏傳經而外。認其爲獨立之良史也。然自來言左氏經學者。皆嚴斥此論。自劉歆責諸博士不應謂左氏不傳春秋。歷鄭衆 賈逵 服虔諸師。以逮杜預皆力爭左氏之爲經學。杜預尤詳爲條理。證明經之條貫。必出於傳。而傳之述事。或先經。或後經。或依經。或錯經。皆以釋經爲主。其說旣辨矣。宋之陳傅良亦謂左氏本依經爲傳。縱橫上下。旁行溢出。皆所以解駁經義。非自爲書。其左氏章指一書（原書佚。趙訪左傳補注。採取最多。）條舉左氏釋經之微意。分肌擘理。功不在杜預下。下至晚近 章炳麟氏著春秋左傳讀敘錄。卽痛詆劉逢祿。亦全以左氏傳經非著史之意爲直幹。二義相迕。攻駁論難。歷久而愈新。平章折衷。殆不易也。

夫經史之分。誠爲後世簿錄。因便隨時之法。經與史古本一源。然自司馬遷擺棄一切儒者斷

義歷人年月數家神運。而專以表見春秋國語盛衰大指爲學者要刪。其取於丘明者固已有明示一轍之意。其後專門史家如荀悅干寶者流亦已明法丘明以撰史。丘明原意誠不必一端。而後人取法則多主史體。學術流別之變遷往往有非人力所可止者。此其一例也。

第十八章 劉知幾所明左傳之史學

杜預雖不以史言左傳。然求左傳之史意者。實亦不能捨預之言。預謂左氏廣記備言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此在預原以釋其傳經之體。而史家之能事捨此又寧有他哉。其後文心雕龍史傳篇謂析理居正惟素臣乎。以析理言史法。亦片言可以居要。譬諸三長之目。析理居正言其識也。原始要終窮其枝葉言其才學也。由此二言以上窺司馬遷所謂盛衰大旨。其於左氏之史。可以得矣。後人廣譬博喻終無以過之。

評史之作推劉知幾史通爲巨帙。知幾於經學似未有真知灼見。至於條述史家之流別。校量

史籍篇章之得失。則原原本本殫見洽聞。而尤癖嗜左丘明。史通首論六家源流。推左傳爲一家。謂始於左丘明。與尚書春秋各據一席。蓋由末以推本。循流而溯源。由後世摹擬之作。以上求其所取法。則尚書春秋以及左傳固各示其異形。此論固不虛也。然知幾又未嘗不能變其由流以溯源者。爲據源而知流也。其載言篇曰。『古者言爲尚書事爲春秋。左右二史分尸其職。蓋桓文作霸糾合同盟。春秋之時事之大者。而尚書闕紀。秦師敗績繆公誠誓。尚書之中言之大者。而春秋靡錄。此則言事有別斷可知矣。逮左氏爲書不遵古法。言之與事同在傳中。然而言事相兼。煩省合理。故使讀者尋繹不倦覽諷忘疲。』云云。此則核明左氏之所以自異者。言尤切至。古者當官據職之史。有左右記言記事之分。後世官修制定之史。有紀傳編年之別。要皆不足以律作家奮筆之書。凡命世之作。其總攬鎔鑄必翹然各見其面目。變通以盡利。獨立而不懼。孔左千秋之業。上不與記言記事較其式。下不與紀傳編年論其迹。徒以編年之形定丘明之書。後世之目論也。知幾於其二體篇論紀傳編年之爭。明著班固荀悅兩家角力之故事。謂各託於丘明子長以相矜尚。而實不可偏廢。誠爲知言。以編年限丘明與以紀傳限子長。皆後世因班固之異而相習成過。二體涇渭奔流不返。有同

定格。此史家著作之業所以嬰疾而難復也。知幾謂左氏一變古法。言事相兼。煩省合理。可謂能盡左氏之大體。亦卽舉其所以冠冕百代之故。明示後人矣。其他雜論左氏之長者甚多。茲分述於下以竟其緒。

二體篇曰。『丘明傳春秋。繫日月而爲次。列世歲以相續。中國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備載其事。形於目前。理盡一言。語無重出。此其所爲長也。至於賢士貞女。高才雋德。事當衝要者。必盱衡而備言。跡在沉冥者。不枉道而詳說。如絳縣之老。杞梁之妻。或以酬晉卿而獲計。或以對齊君而見錄。其有賢如柳惠。仁若顏回。終不得彰其名氏。顯其言行。故論其細也。則纖芥無遺。語其粗也。則丘山是棄。此其所以爲異也。』云云。此則屈原杜甫之名。不入涑水資治之錄。本所由來。開於左氏矣。

書志篇曰。『國史所書。宜述當時之事。必爲志而論天象也。但載其時。慧字氣稜。薄食晦明。裨窳梓慎之所占。如斯之類。志之可也。若乃體分濛瀛。色着青蒼。丹曦素魄之躔次。黃道紫宮之分野。既不預於人事。輒編之於策書。故曰刊之國史。施於何代不可也。又曰災祥之作。以表吉凶。然而古之國史。聞異則書。未必皆審其休咎。祥其美惡也。故證候相軋。有異不爲災。見於春秋。其事非一。其

在於魯也。如有旱雩，舛候螟螣傷苗之屬。是時或秦人歸櫜，或毛伯賜命，或滕朱入朝，或晉楚來聘，皆持此恒事，應彼咎徵。況彼春秋之所記也。二百四十年行事，夷夏盡書，而經傳集解卷才三十。則其所略蓋亦多矣。而漢代儒者羅災眚於二百年外，討符會於三十卷中，安知事有不應於人，應而失其事。何徭苟有脫變，而必知其地者哉。然則天道遼遠，裨竈焉知。日蝕不常，文伯所對。子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云云。此則歷數後人之差，折以左氏之矩。若宋書符瑞之志，其爲荒誕尤久已著讖矣。

書志篇又論氏族志曰：「帝王苗裔，公侯子孫，餘慶所鍾，百代無絕。能言吾祖，郟子見師於孔公，不識其先，籍談取諒於姬后，故周撰世本式辯諸宗，凡爲國史者宜各撰氏族志。」云云。此則左氏於史迹大端而外，名物人事之詳兼能廣記，且不僅氏族源流往往因人言而詳著。其他風土器數禮儀之繁，雖知幾不必條舉，固久已衆載其美矣。夫康成原推左氏善於禮，則知幾所謂後世史家書志紀刑法禮樂風土山川其源出於三禮者，固自左氏始矣。

論贊篇曰：「春秋左氏傳每有發論假君子以稱之，所以辯疑惑釋疑滯，若愚智共了，固無俟

商權丘明君子曰者其意實在於斯。夫擬春秋以成史。持論尤宜闡略。其有本無疑事輒誤論以裁之。此皆私徇筆端。苟銜文彩。嘉辭美句。寄諸簡冊。豈知史書之大體載削之指歸者哉。云云。夫左氏所稱君子之言往往見溫厚精微之意。後人多嫌其淺陋。如趙汭左傳補注直斷爲左氏之陋見。而譏杜預曲爲之義。此乃習於後世雄文好辯之論。而以上律古時溫厚深婉不尙雕刻之史筆也。譬如君子美宋宣公之知人。此最爲後人所笑。然杜預所謂公子馮不帥父命終傷咸宜之福。故知人之稱唯在宣公者。蓋不可以馮之罪被之乃父繆公。則宣公之知人終無疑也。立意自平。實無可譏。其他辭雅理愜翮翮可誦者多。故知左氏於論贊一端實已敷示正軌。後世史論如承祚之緩而不切爲知幾所非。要非所以論左氏也。趙汭春秋之學固自絕倫。此或其偶失矣。

序例篇曰。夫史之有例猶國之有法。國之無法則上下靡定。史之無例則是非莫官。蓋夫子作經始發凡例。左氏立傳顯其區域。科條之辯。彪炳可觀。降及戰國迄乎有晉。年逾五百。史豈乏才。雖其體屢變而斯文終絕。惟令升先覺。遠述丘明。重立凡例。勒成晉紀。鄧孫已下遂躡其蹤。史例中興。於斯爲盛。若沈宋之志序。蕭齊之序錄。雖皆以序爲名。其實例也。必定其臧否。徵其善惡。干寶范

擘理切而多功。鄧粲道鸞詞頌而寡要。」云云。夫春秋書法三傳皆有所明。或張舊例。或張筆削。較量彼己。久矣其煩。茲不暇舉。要之左氏平闊坦白之例。足以塞後世借史筆以舞文弄法者之口。錢大昕春秋論曰。春秋褒貶奈何。直書其事。使人善惡無所隱而已。當時稱之吾從而奪之非實也。當時無之吾強而名之亦非實也。明於春秋之例。可與言史法矣。此言良信。知幾所舉干寶鄧粲等。今已不見其書。蔚宗之例。尙偶見於章懷太子注。後之作者。溫公通鑑釋例。固深於左氏春秋者矣。

斷限篇曰。『夫書之立約。其來尙矣。如丘明之傳魯史也。以隱爲先。而云惠公元妃。孟子此皆正其疆理。開其首端。因有沿革。遂相交互。事勢當然。非爲濫軼也。過此以往。可謂狂簡。不知所裁者焉。漢目表志所錄。乃盡犧年。膠柱調瑟。不亦繆歟。固之躋駁。旣往不諫。而後之作者。咸習其迷。漢典所具。魏冊仍編。宋史則上括魏朝。隋書其仰包梁代。』云云。此則左氏一書。論其翼孔。則有先經後經之體。論其斷限。則有始惠終悼之由。始於惠公元妃。固是善敘事理。人無可疑。終於哀公之卒。以逮魯悼之年。則杜預於哀十四年傳文。小邾射下所謂丘明隨而傳之。終於哀公以卒前事一語。亦能破的。蓋事有未盡之端。要當終此一代之大勢。顧炎武左傳杜解補正於悼之四年傳記。韓魏殺

智伯事曰終陳成子之言。自是晉益微。至靖公三年韓魏趙三分晉地。云云。此知左氏敘事前後肌理之密。又將以此殿世變也。齊田魯三桓晉三家之亂著。而六國之勢成矣。溫公通鑑由此踵武。得斷限之旨。至於劉恕好奇。遠著外紀。陷於知幾所謂不知所裁。亦見非於金履祥矣。履祥雖亦作通鑑前編。但鑒於劉恕好奇。取材不醇。故一切折諸尙書。蓋亦本於考信六藝之旨。有功經學。且自比於溫公未定之長編。固稍異於劉恕。

稱謂篇曰。『名之折衷。君子所急。而況列之篇籍傳之不朽者耶。古者二國爭盟。晉楚並稱侯伯。其間勝負有殊。大小不類。未聞勢窮卽爲匹庶。力屈乃成盜賊。至於近古則不然。作者之書事也。乃沒吳蜀號諡。呼權備姓名。』云云。此則左傳所書。周鄭交質存當時之實。周王楚王著時習所安。論其本事。正足以上明春秋經文之所爲褒諱損益者矣。何假再爲淆混徒亂篇章之本真哉。以後世之見律丘明。非其宜矣。

載文篇曰。『夫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觀乎國風以察興亡。是知文之爲用大矣。鄭莊至孝。晉獻不明。春秋錄其大隧狐裘之什。其理儻而切。其文簡而要。足以懲惡勸善。觀風察俗者矣。若馬卿

之子虛上林。揚雄之甘泉羽獵。班固兩都。馬融廣成。喻過其體。詞沒其義。前後史漢皆書列傳。不其謬乎。且漢代詞賦。雖云虛矯。自餘他文。大抵猶實。至於魏晉已下。則僞繆雷同。云云。又斷限篇曰。『昔春秋諸國。賦詩見志。左氏所載。惟錄章名。如班固地理全寫禹貢。床上施床。豈非惑乎。』云云。此則左氏載及文詞。義取切事。詳者可以觀人。略者亦能論世。衛人賦碩人。穆妻賦載馳。篇存於三百。名見於本事。感發興起之功。實有後世詩史之意。逸詩瑣語。則雜採以成趣。名篇傳作。則著目以興懷。要皆斟酌得宜。意有所主。其他書傳禮樂之文。易卜闡微之論。約言以舉義。廣備以待徵。使人執此一書。可以貫通羣籍。班孟堅絕塵追風。網羅文獻。雖後起之秀。良史之宗。然終異於丘明之飄然遐舉者矣。

言語篇曰。『時人出言。史官記事。雖有討論潤色。終不失梗概者也。詞命微婉而多切。流靡而不淫。若春秋載呂相絕秦。子產獻捷。臧孫諫君。約鼎魏絳對錄。揚干是也。至於鶉賁鸚鵡。童堅之謠。山木轉車。時俗之諺。幡腹棄甲。城者之謳。原田是謀。與人之誦。斯皆芻詞鄙句。猶能溫潤若此。後來作者。通無遠識。記其當時口語。罕能從實而書。方復追效昔人。示其稽古。是以好丘明者。則偏模左

傳。愛子長者則全學史公。用使周秦言辭見於魏晉之代。楚漢應對行乎宋齊之日。而爲修混沌。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純。眞僞由其相亂。故裴少期譏孫盛錄曹公平素之語而全作夫差亡滅之詞。雖言似春秋而事殊乖越者矣。夫天地久長。風俗無恆。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而作者皆怯書今語。勇效昔言。記事則約附五經。載語則依憑二史。是春秋之俗戰國之風。巨兩儀而並存。經千載而如一。奚以今來古往質文之屢變哉。蓋善爲政者不擇人而理。故俗無精粗咸被其化。工爲史者不選事而書。故言無美惡盡傳於後。『云云。此則子長之所以爲實錄。見稱於劉向揚雄。孟堅之所以爲贍而有體。見稱於范曄。宜其並丘明而共尊於百世。若宋祁唐書尙奇仿古。不若歐陽五代史記能存當時俗語以見一時風氣者矣。』

浮詞篇曰。『史傳所書。貴乎傳錄。至於本事之外時寄抑揚。此乃得失稟於片言。是非由於一句。談何容易可不慎歟。故將述晉靈公厚斂彫牆。則且以不君爲稱。所謂說事之端也。又書重耳伐原示信。而續以一戰而霸。文之教也。此所謂論事之助也。但近代作者溺於煩富。則有發言失中。加字不慎。遂令後之覽者難以取信。史記世家云趙鞅諸子無恤最賢。夫無恤詐而安忍貪而無親。焉

得謂之賢。漢書云：蕭何知韓信最賢。如淮陰善將，呼爲才略則可矣。必以賢爲目，不其謬乎？又云：嚴延年精悍敏捷，雖子貢冉有通於政事，不能絕也。夫編名酷吏，列號屠伯，而輒比孔門達者，豈其倫哉？且春秋至漢，多歷年所，必言貌取人，耳目不接，又焉知其才術相類，銜銖無爽，而云不接乎？云云。此則史之敘事要貴洽如分際，不可虛加增損，泛括事情。凡有所陳，必置身事外，實著言行，資人自省。史漢敘事已好爲提綴連頓之筆，以虛括事情，知幾於此浮詞篇中，歷舉其過，後世毫釐千里之差，點染粉飾，吹霜煦露，以論議之筆，入史策之文，滋人迷惑，異於左氏穆穆君子之容矣。

敘事篇曰：「敘事之工者以簡爲主。敘事之體其別有四：有直紀其才行者，有唯書其事迹者，有因言語而可知者，有假讚論而自見者。」左傳言子太叔之狀，日以美秀而文，所稱如此，更無他說。所謂直紀其才行者，又如左氏載申生爲驪姬所譖，自縊而亡，此則不言其節操而忠孝自彰，所謂唯書其事迹者。左傳記隨會之論楚也，其詞曰：「筆籥藍縷以啓山林。」此則才行事跡莫不闕如，而言有關涉，事便顯露，所謂因言語而可知者。凡此四者皆不相須，若兼而畢書，則其費尤廣。近史記傳欲言人居哀毀損，則先云至性純孝，言人下筆成篇，則先云文章敏速，此則既述才行，又彰事迹也。

又近諸史。人有行事美惡者。皆已具其紀傳中。續以贊論重述前事。又曰。夫能略小存大。舉重明輕。一言而巨細咸該。三語而洪纖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丘明授經。師範尼父。經以數字包義。而傳以一句成言。雖繁約有殊。而隱晦無異。故其綱紀而言邦俗也。則有士會爲政。晉國之盜奔秦。邢遷如歸。衛國忘亡。其款曲而言人事也。則有使婦人飲之酒。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醜之。蕭潰師。人多寒。王撫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斯皆言近而旨遠。辭淺而義深。雖發語已殫。而含義未盡。使夫讀者望表而知裏。捫毛而辨骨。觀一事於句中。反三隅於字外。晦之時義。不亦大哉。班馬二史。求其所長。亦時值斯語。至若高祖亡蕭。何如失左右手。霍公之門。可張雀羅。則其例也。自茲已降。史道陵夷。作者蕪音。累句雲蒸。泉湧。云云。此則左氏叙事之術。宏纖合度。或綱紀而言。或款曲而言。法度之精。無可跨越矣。

直言篇曰。『史之爲務。申以勸戒。如董狐之書法。不隱。趙盾之爲法受屈。彼我無忤。行之不疑。然後能成其良直。擅名今古。』云云。夫左氏以舊史言春秋。發明書法。極見用心。董狐以禮義責盾。率職而書。所謂據法守職者也。趙盾曲己以徇史法。所謂爲法受屈者也。知幾所謂彼我無忤。行之

不疑。蓋以其時史有可守之法。人有服善之心。且載筆如此。固是史官本於官職記當時日接之事。職所當然。不出其位。非若後世懸揣千載之前。自肆抗陵之筆。直言曲諱。紛同戮尸而肉骨。居今日而欲盡聽往古之獄。以之談言私議。則無妨。出之史簡正書。則非體。時不相接。職異於古。無取作法爲也。如通鑑綱目所書韓張良莽大夫晉徵士等。蓋稍過矣。

煩省篇曰。『昔荀卿有云錄遠略近。則知史之詳略不均。其爲患者久矣。及于令昇史議歷誕諸家而獨歸美左傳。云丘明能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子遺。斯蓋立言之冠著作之良模也。余以近史蕪累。誠則有諸。亦猶古今不同勢使之然也。何者。當春秋之時。諸侯力爭。各閉境相拒。關梁不通。其有吉凶大事。見知於他國者。或因假道而方聞。或以通盟而始赴。苟異於是。則無得稱。魯史所書。實用此道。在丘明隨聞見而成傳。何有故爲簡約者哉。且必謂丘明爲省也。若介葛辨犧於牛鳴。叔孫志夢於天壓。楚人教晉以拔旆。城者謳華以棄甲。此而畢書。豈得謂之省耶。故曰論史之煩省者。但當求其事有妄載。言有闕書。斯可則矣。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理則不然。其斯之謂也。』又書事篇曰。『怪力亂神。宣尼不語。若厲壞門以禍晉。鬼謀社而亡曹。此則

事關軍國。理涉興亡。有而書之。以彰靈驗。可也。而王隱何法盛之徒。所撰晉史。乃專訪州閭細事。委巷瑣言。聚而編之。目爲鬼神傳錄。其事非要。其言不經。云云。此則史之煩簡。不可以篇章文字多寡而論。事關體要者。雖細必書。言涉無謂者。雖大必捨。富艷浮誇。非所以盡左氏也。張輔以字數多寡。衡遷固。其說實誣。顧炎武論新唐書。不簡於事而簡於文。其評當矣。

雜說篇曰。『左氏之叙事也。述行師則簿領盈視。叱咤沸騰。論備火則區分在目。修飾峻整。言勝捷則收獲都盡。記奔敗則披靡橫前。申盟誓則慷慨有餘。稱譎詐則欺誣可見。談恩惠則煦如春日。紀嚴切則凜若秋霜。敘興邦則滋味無量。陳亡國則淒涼可憫。或腴辭潤簡牘。或美句入詠歌。跌宕而不羣。縱橫而自得。若斯才者。殆將工倖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聞。古今之卓絕。』云云。此則載筆之楷模。讚美之所不盡。語其疏也。則子長且爲之屈。語其密也。孟堅亦爲之負矣。

知幾之讚左氏。可謂切至矣。至其惑經申左諸篇。折諸經義。似爲贖言。茲不暇錄。知幾工於評論。言之惟恐不盡。亦轉爲後人所譏。要之。以後世史法論左傳。史通所言。略足以啓發也。

第十九章 總論左傳之史學及左丘明史學表

要而論之。三代以來史籍多矣。自孔子論次六藝刪書次春秋。於是左丘明亦本其史官之學。益以所商討於孔子者。奮筆而論春秋之事。尙書春秋雖所起者遠。而遠則難言。史記三代世表所謂殷以前不可得而譜。周以來乃頗可著。孔子序尙書年月多闕次。春秋蓋其詳哉者也。孔子制義法以明道。以爲莫近乎二百四十年。故卽斷自東周魯隱以下。取其切也。左丘明於是亦以其詳於近者爲之傳。亦時復上及三代之事。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所謂表見春秋國語五帝本紀所謂春秋國語發明五帝德帝繫姓者也。要之。古代史籍之富。本如司馬談所謂六藝經傳以千萬數。但自孔子以後。則言六藝者。折中於孔氏。亦資取於丘明。司馬遷之書。於是有所依據。左氏述古之功。不其偉歟。卽以周代言之。自周公斐然制作。周官五史文物彬彬。簡策之富。當尤可徵。不幸幽厲傷之。至孔子時而官失其守。孔子論次之。而後學者有所考信。周代之詳史。固非僅自東周而始。尤確然無

疑也。至周禮五史記注之成式或卽如杜預所明左氏之凡例。其歷年數百。習俗遞變。亦自有之。記注有法。歲月詳贍。之史自周初以來。蓋已不可悉陳。孔子及丘明乃取其切近者修之耳。後之論者乃往往以史記年表自共和始。遂謂共和以上無年月紀事之史。而不知史記全守孔左之書。此大不可也。以孟子稱詩亡。然後春秋作。遂謂春秋本卽始於魯隱。而不知孟子乃專指孔子之爲春秋。趙岐注已明。尤不可也。明上諸義。然後可以言左丘明之史學。左丘明慕孔子春秋而爲之作傳。又撰異同爲國語。又有世本記黃帝以來訖春秋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蓋孔子識其大。而丘明識其小。孔子主於略。而丘明求其詳。兼古者記言記事之體。總結前史。下啓後世之法。其於三代遺文古事。蓋通貫之矣。凡此皆言左氏之史意者所宜深識明察者也。司馬遷卽據左氏春秋國語采世本接其後事。訖於大漢。班固以下歷代正史或斷代或合朝。雖史才高下不同。而實皆由此軌轍。馬遷班固亦踵武左氏爲記言記事之合體。爲後世所爭紀傳編年之折衷。（前引史通二體篇已略論此義。又唐皇甫湜清王鳴盛亦有詳闡此義之語。引在附表。）宗邦之史前後相繼。爛然於無盡。此又丘明啓後之偉烈矣。今本上所論者爲左丘明史學表一篇。以資覽觀焉。（附表一）

第二十章 左傳本春秋家古無經史之分

雖然。經史之分始於隋志。漢書列左氏太史公皆在春秋家。春秋家者。孔經之枝葉也。上不與古代據法守職之史校其業。下不與後世官修定製之史校其體。前已論之矣。孔子明云其文則史其義則竊取之。丘明亦明是論本事而爲春秋之傳。徒以後世史意求左傳。又不足以盡左傳也。然則應如何。曰。丘明論本事而爲孔子春秋之傳。夫本事者使人知春秋某句經文爲某事而作也。不觀後世有詩本事之書乎。詩之言近而旨遠者賴本事之書而後知。詩人抑揚詠歎之微。然則春秋之約文制義者亦賴本事之書而後知。孔子褒諱損抑之所在也。詩之抑揚詠歎有與事實相去萬里者矣。有與恆情之是非絕不相謀者矣。春秋之褒諱損抑者固亦可以超然於事實超然於恆情之是非也。詩固言志。而春秋亦先王之志。孔子尤自云志在春秋。詩亡然後春秋作。其道固有一貫者矣。明乎此。則知左傳之事實不必同於孔經。左傳之好惡不必盡同孔子。而左傳實附春秋爲其

羽翼之一支也。學者先據杜預經之條貫，必出於傳之言。以尋左傳爲經而作之旨，再參之以陳傳。良呂祖謙程公說趙汭四人之書，可以明左傳矣。更進而治公羊穀梁二家之學，以待怡然理順之日。卽春秋亦可明矣。程功至此，然後劉知幾惑經申左之論存之可耳。

四 釋疑篇

第二十一章

釋漢太常博士左氏不傳春秋之疑及近人引申漢太常博士之說謂劉歆偽造凡例之疑

疑左傳者始見於劉歆讓太常博士書所詆當時學者謂左氏不傳春秋。此疑左之見端也。後世認左傳爲獨立自爲書者亦多有其人。上篇已略述之。至清劉逢祿之左氏春秋考證遂專伸此說。謂條例皆劉歆所竄入。授受皆歆所構造。章炳麟氏又詳駁之。然自史記已稱左丘明懼弟子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則此書全爲孔子春秋而作。毫無可疑。章氏難劉之言甚煩。不可盡引。惟謂「傳之體本不一。惟穀梁傳禮喪服傳夏小正傳與公羊同體耳。毛公詩傳則訓詁多而說義少。體稍殊矣。伏生作尚書大傳則敘事八而說義二。體更殊矣。左氏之爲傳正與伏生同體。亦猶裴松之注三國志撰集事實以見異同。左氏自釋春秋不在名傳

與否。」云云。此言殊爲得要。蓋古者書名多隨宜而稱本不一律。卽如晉乘楚禱杌亦得云春秋。孔穎達杜預春秋序疏言之已詳。又春秋亦得名史記。公羊閔元年稱以春秋爲春秋。何休云古者謂史記爲春秋皆是也。左傳之稱左氏春秋或稱左氏傳。本無異也。公穀喪服七十子所傳之傳與魯君子左丘明爲傳之體亦固不必從同也。又劉氏以漢書稱劉歆引傳文以解經。由是章句義例備焉。遂斷左氏書法及比年依經皆歆所爲。章氏駁之曰。「左氏本史官。藝文志謂據行事仍人道假日月定歷數藉朝聘正禮樂者。親聞聖憎。自能瞭如。歆引傳解經亦猶費氏說易引十翼解經。若其自造。何引之有。且杜預釋例所載子駿說經之大義尙數十條。此固出自胸臆。亦或旁采公羊而與傳例不合。若傳例爲子駿自造。何不並此數十條入之傳文。願留此以遺後人指摘乎。」云云。此可信也。劉歆時諸五經博士所謂左氏不傳春秋者其義據不可知。劉逢祿卽引此語以疑左氏。茲得章氏所駁。是足以捍衛左氏者。

第二十二章 釋唐啖助左傳爲口授之疑

唐啖助本甚重左氏。但謂左傳亦是左氏口授於其弟子。其弟子不無推演附益之語。啖氏曰：「古之解說。悉是口傳。自漢以來乃爲章句。如本草皆後漢時郡國而題以神農。山海經廣說殷時而云夏禹所記。自餘書籍比比甚多。是知三傳之義本皆口傳。後之學者乃著竹帛。而以祖師之目題之。予觀左氏傳自周晉齊宋楚鄭等國之事最詳。晉則每一出師具列將佐。宋則每因興廢備舉六卿。故知史策之文每國各異。左氏得此數國之史以授門人。義則口傳。未形竹帛。後代學者乃演而通之。總而合之。編次年月。以爲傳記。又廣采諸國卿佐家傳及縱橫卜占小說等雜在其中。故敘事雖多。釋意殊少。是非交錯。混然難證。其大略皆是左氏舊意。故比餘傳其功最高。博采諸家。敘事尤備。能令百代之下頗見本末。因以求意。經文可知。」（陸淳春秋集傳纂例引）啖氏此說亦自持之有故。然史記明云左丘明恐孔子弟子得之口授各安其意。損其真。故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則左氏正鑒於口授之易失真。而後有作。其本書非口授甚明。且史記又云鐸椒虞卿撮采左氏之書。如爲口授。安所從撮取乎。

第二十三章 釋唐趙匡謂左丘明爲孔子以前人之疑

趙匡又變啖氏之說。遂疑及左氏非丘明。其言曰。『啖氏依舊說以左氏爲丘明受經於仲尼。今觀左氏解經淺於公穀。誣謬實繁。若丘明才實過人。豈宜若此。推類而言。皆孔門之後人。但公穀守經。左氏通史。故其體異耳。且夫子自比皆引往人。故曰猶比於我老彭。又說伯夷等六人云我則異於是。並非同時人。丘明者蓋孔子以前賢人。論語云左丘明恥之某亦恥之。如史佚任遲之流。見稱於當時耳。焚書之後莫得詳知。學者各信胸臆。見傳及國語俱題左氏。遂引丘明爲其人。此事既無明文。唯司馬遷云丘明喪明厥有國語。劉歆以爲春秋左氏傳是丘明所爲。後世遂以爲真。或曰遷歆與左丘明年代相近。固當知之。夫求事實當推理例。豈可獨以遠近爲限。且遷作呂不韋傳云不韋爲秦相爲呂氏春秋。及與任安書乃云不韋遷蜀世傳呂覽。其說丘明之謬復何疑焉。杜預云凡例皆周公之舊典禮經。按其傳例云弑君稱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然則周公先設弑君之

義乎。或曰若左氏非受經於仲尼。則其書多與汲冢紀年符何也。曰彭城劉惠卿云紀年序諸侯皆舉其謚。知是後世追修。非常時正史。別有春秋一卷全錄左氏傳卜筮事無一字異。故知此書按春秋經傳而爲之也。劉之此論當矣。竹書所記多詭異鄙淺不足憑據而定邢正也。近代之儒（指陸德明）又妄爲記錄云丘明授申申傳吳起以至張蒼賈誼此乃近世之儒欲尊左氏妄爲此記。向若傳授分明如此。漢書張蒼賈誼及儒林傳何故不書。云云。按趙氏謂孔子所自比者多前世人。遂疑丘明亦然。此近臆斷。且老彭之老。王弼已云是老聃。（邢昺疏引）安可斷定丘明非同時人。至司馬遷報任安書乃是私人孤憤之作。隨筆成趣。一時興到。不爲典要。至其十二諸侯年表序述丘明著書本末其詳若彼。何可誣也。杜預雖稱舊典禮經。然其釋例已自云諸凡雖是周公舊典。丘明撮其禮義約以爲言。非純寫故典之文。蓋據古文覆逆而見之。是杜氏已知丘明有以意覆逆之說矣。竹書紀年不足憑以考經。斯爲確論也。陸德明所敍左氏傳授。本於劉向別錄。孔穎達亦引之。此固不應致疑。孔穎達陸德明皆經師守古之士。斷非構造。漢書張蒼賈誼傳敍其平生大事。又本非徒經生。於體不必瑣瑣記一經之傳授。卽儒林傳亦但於易敍孔子以來之傳授。於詩書禮春秋

諸經皆未遠徵。不得以漢書未言。詳略不一。反疑劉向也。

第二十四章 釋宋鄭樵左氏非丘明之疑

王安石有春秋解一卷。證左氏非丘明者十一事。陳振孫書錄解題謂出依託。今未見其書。不知十一事者何據也。其後鄭樵春秋傳有左氏非丘明辯一篇。證左氏非丘明者八事。其言曰。『左氏紀緯、魏、智伯之事。又舉趙襄子之謚。則是書之作必在趙襄子既卒之後。若以爲丘明。自獲麟至襄子卒已八十年。使丘明與孔子同時。不應孔子既沒七十有八年之後。丘明猶能著書。今左氏引之。此左氏爲六國人在於趙襄子既卒之後。明驗一也。左氏戰於麻隧。秦師敗績。獲不更女父。又云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及晉師戰於櫟。秦至孝公時立賞級之爵。乃有不更庶長之號。今左氏引之。是左氏爲六國人在於秦孝公之後。明驗二也。左氏云虞不臘矣。秦至惠王十二年初臘。鄭氏、蔡、邕皆謂臘於周。卽蜡祭。諸經並無明文。惟呂氏月令有臘先祖之言。今左氏引之。則左氏爲六國人在

於秦惠王之後。明驗三也。左氏師承鄒衍之誕而稱帝王子孫。按齊威王時鄒衍推五德終始之運。其語不經。今左氏引之。則左氏爲六國人。在齊威王之後。明驗四也。左氏言分星皆準堪輿。按韓魏分晉之後而堪輿十二次始於趙。分曰大梁之語。今左氏引之。則左氏爲六國時人在三家分晉之後。明驗五也。左氏云左師辰將以公乘馬而歸。按三代時有車戰無騎兵。惟蘇秦合從六國始有車千乘騎萬匹之語。今左氏引之。是左氏爲六國人在蘇秦之後。明驗六也。左氏序呂相絕秦。聲子說齊。其爲雄辯狙詐真游說之士排闥之辭。此左氏爲六國人。明驗七也。左氏之書序秦楚事最詳。如楚師漸猶拾潘等語。則左氏爲楚人。明驗八也。據此八節亦可知左氏非丘明是爲六國時人無可疑者。』云云。按鄭樵所疑終於智伯及虞不臘矣。二層。朱子語類及葉夢得春秋識皆同此疑。葉夢得昌言推鞠，尤多同於鄭樵。清四庫全書總目釋之曰。『考史記秦本紀稱惠文君十二年始臘。張守節正義稱秦惠文王始效中國爲之。明古有臘祭。秦至是始用。非至是始創。闕若璩古文尙書疏證亦駁此說曰。史稱秦文公始有史以記事。秦宣公初志閏月。豈亦中國所無待秦獨創哉。則臘爲秦禮之說未可據也。經止獲麟而弟子讀至孔子卒。傳載智伯之亡。殆亦後人所續。史記司馬相如

傳有揚雄語。不能執是一事指司馬遷爲後漢人也。則載及智伯之說不足疑也。云云。按鄭樵此說實嫌繁碎。得四庫總目所釋可以渙然冰解。卽如庶長不更之爵亦非自孝公始有。史記秦本紀明云寧公卒大庶長弗忌威壘三父廢太子而立出子。此尙在春秋之初。則庶長不更諸爵當是秦人祖法。孝公商鞅或有所損益。要非始創也。堪輿分野之名其在天者相承甚古。下土地域時有變更而星次諸名則古堪輿以來之舊。周禮保章氏注疏可詳也。故鄭樵所舉第四驗以下。尤全爲臆測。不根已甚。彼盡以六國之事疑春秋。何遽不一反其思。以六國之事推其萌芽於春秋時耶。近人李慈銘謂就令左氏爲六國時人。亦不得以後日之官制追紀前事。（越縵堂日記孟學齋甲集首集下）可謂一語破的矣。

第二十五章

釋清四庫全書總目謂左傳有後人附益之疑及左丘明生世大略表

惟四庫全書總目謂傳載智伯之亡殆亦後人所續。此論亦有未審。蓋此事尤爲疑左者之口

實不可不辨。請詳論之。按故書雅記言及左丘明者凡有三處。皆可證丘明爲孔子同時人。且年少於孔子。知丘明年少於孔子。則左傳記智伯卒以及趙襄子之謚盡無可疑。一、論語孔子謂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一、嚴彭祖嚴氏春秋引觀周篇謂孔子將修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丘明爲之傳共爲表裏。觀周篇者舊孔子家語之文也。此二說在史記前。一、劉向別錄言左丘明作傳授曾申。此一說又在漢書前。要之三者皆確可據依。可以考見丘明生世大略。固無疑也。趙匡疑論語所稱左丘明非孔子同時人。前已駁之。且孔子於老彭則曰竊比。而直呼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其爲稱揚友生後進亦猶孝哉閔子騫吾與點也之類。而非如老聃齒德之尊可知。此據論語不獨丘明爲孔子同時人。且似齒少於孔子也。別錄謂丘明授曾申。曾申授吳起。夫曾申爲曾參之子。見於檀弓。據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曾參之少孔子已四十六歲。丘明爲曾申之師。曾申且下及吳起。則丘明之年必大少於孔子。而與曾參不相遠。可斷言也。知丘明之年與曾參相若。則觀周篇所云尤可據推丘明之年壽矣。欲明丘明之年壽不可不先徵孔子適周之年歲。孔子晚而著書。史記孔子世家所謂孔子去魯十四

歲而反乎魯。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於是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刪詩贊易作春秋。及十二諸侯年表序所謂明王道于七十餘君莫能用。然後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次春秋者。是也。春秋尤爲最晚之作。絕筆於哀十四年春。越三歲而孔子卒矣。此固確切不移之事實。然則史記所云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正與觀周篇相合。蓋既老而述作之志定。乃如周觀書。所謂周史蓋卽老子也。按孔子適周之事史記孔子世家言之甚詳。惟文義稍混。說者紛如。令人迷惑。蓋史記於孟釐子卒南宮敬叔往學禮於孔子是歲季武子卒平子代立之下。實欲總提孔子一生大略。故卽接以總括之辭曰。孔子貧且賤。及長嘗爲季氏史。嘗爲司職吏。由是爲司空。已而去魯。斥乎齊。逐乎宋。衛。困於陳。蔡之間。於是反魯。南宮敬叔言於魯君。請與孔子適周觀禮。蓋見老子云云。此乃通論平生總括數十年之事。非與篇中前後逐年專條事迹相接。所謂去魯斥齊逐乎宋衛困於陳蔡而反魯。其爲魯哀公十一年之反魯尤明。是時孔子年六十八矣。反魯而哀公終不能用。於是論次六藝最後及於春秋。而春秋敍至獲麟。其命筆也。自尤在哀十四年春以後。杜預所謂感麟而作。何休所謂端門之命。辭意雖殊。論其命筆之時則固相若。南宮敬叔請與適周而見老子。正宜在此數年。史記所謂南

宮敬叔之請及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而次春秋。卽觀周篇所云將修春秋而後乃與左丘明觀書周史之時矣。是時孔子年七十一矣。莊子天道篇云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往見老聃繙十二經以說。又云孔子見老聃而有甚矣道之難行之歎。又莊子佚文有孔子讀春秋老聃踞竈觚而聽之文。此皆歷聘諸邦老廢自歎六藝春秋述作將定之言。非早歲之言也。又莊子所謂孔子年五十一南遊見老子。五與七古文形似。五十一蓋七十一之誤耳。此皆可證孔子適周之時者也。今斷孔子適周定在哀十四年春以後。而禮記曾子問有孔子昔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壙而遇日食之文。此則哀十四年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見於春秋續經之策。由是言之。孔子適周卽在哀十四年。此無疑矣。因感麟而作春秋。因作春秋而觀周室。陳恆弑君而魯不討。孔子之言終不能用。作然而起。卽在斯時。是故總上諸證而定孔子適周卽爲哀十四年四月。是時孔子年七十一。知孔子適周之時年七十一。於是左丘明之年壽可論矣。假令丘明之年卽同於孔門最少之曾子與子夏諸人。曾子少孔子四十六歲。假令丘明亦少孔子四十六歲。則孔子與之乘以如周之年丘明年二十五矣。由是而推。自哀十四年之後。終哀歷悼。以至趙襄子之卒之年。合史記十二諸侯及六國年表觀之。丘明至

是才八十一歲。方之漢之伏生。猶未爲老。百歲上壽。書傳所錄。古尙多有。不獨趙襄子卒在所必見。雖目擊韓趙魏列爲諸侯可也。丘明固春秋戰國之交之人也。本孔子之史記。續以後所聞見。秉筆作傳。亂思遺老。固悠然有餘年矣。今爲左丘明生世大略表一篇。可以考鑒焉。（附表二）

清汪中述學有左氏春秋釋疑一篇。謂左氏之書典策之遺。本周公筆削之意。本孔子兼明周公孔子之道。莫若左氏春秋。又據周官五史及誓史祝卜占夢等職。而證左氏所記人事之外。所有天道鬼神災祥卜筮妖夢等。皆本於古史之職。又謂不可以後世儒者之業疑古太史之職。此又立論稍廣於杜預者。杜預雖云舊典禮經。然實定左氏專爲明孔而作。汪則一切皆致之古史之法。以合於周公之意。且既云兼明孔子之道。又云不可以儒家之業疑古史。似又未能自申其說。汪氏述學學者多訾之。文多不具錄。

左丘明史學表

左傳通論附表之一

左史

右史

禮記玉藻云。王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鄭注。其書春秋尙書其存者。按魯春秋尙書至孔子時尙存黃帝玄孫帝嚳以來三千餘篇。按史通。汲冢書有夏殷春秋。

周禮五史

春官之屬有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按孔穎達禮記玉藻疏。太史當古左史。內史當古右史。按周禮鄭注。小史掌春官。秋傳所謂周志國語所謂鄭書及帝繫世本之屬。外史掌魯春秋晉乘楚檮杌三墳五典堯典禹貢之屬。按杜預春秋序。周公制有史官策書之成法。所謂舊典禮經。

左丘明因孔子春秋論輯其本事以爲之傳。又撰異同爲國語。又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

（漢書司馬遷傳贊）

國語二十一篇

漢書藝文志綠國語二十一篇左丘明著。按漢書司馬遷傳贊左丘明爲春秋傳。又撰異同爲國語。按史通六家篇左丘明既爲春秋內傳。又稽逸文彙別說分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事起於周穆王終魯悼公爲外傳國語。按後漢書班彪傳左丘明作左傳又撰國語。由是晉乘楚檣杭之事遂闕。而左氏國語獨章。

左傳三十卷

始魯惠公終魯悼公論其本事以爲春秋之傳。漢書藝文志春秋家錄左氏傳三十卷云丘明魯太史。按論語子曰巧言佞色足誅。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按嚴氏春秋引觀周篇孔子將修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丘明爲之傳。共爲表裏。按史記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與於魯而次春秋。約其文。去其繁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治。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按漢書孔子因魯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與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歷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譏損益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

退而異言。丘明故論本事而作傳。按史通載言篇。丘明變古法。言事相兼。煩省合理。按史通採撰篇。丘明立傳廣包諸國。蓋當時有周志晉乘鄭書楚檣杌等篇。乃聚而編之。按陸淳春秋集傳纂例引啖助語。謂左傳一書乃據史策之文。每國各異。演而通之。總而合之。編次年月以爲傳記。又廣采當時文集故兼與子產晏子及諸國卿佐家傳並卜書夢書及雜占書縱橫小說諷諫等雜在其中。

世本十五篇

漢書藝文志錄世本十五篇云。古史官記黃帝以來訖春秋時諸侯大夫。漢書司馬遷傳贊以世本繫左丘明作春秋傳與國語之下。晉皇甫謐帝王世紀及北齊顏之推家訓謂世本左丘明所書。按周禮小史職鄭注謂小史奠繫世辨昭穆卽帝繫世本之屬。王應麟漢書藝文志考證以世本踵周官瞽矇世奠繫小史定世繫辨昭穆。世本久佚。清錢大昭等所編有作篇氏姓篇王侯大夫譜等目。

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於大漢 (漢書司馬遷傳贊)

班固以下歷代正史

按漢書藝文志太史公書列於春秋家。附於春秋及左傳國語世本諸書之後。自隋書經籍志本荀勗分四部。又於史部立正史一類。以史記漢書爲首。觀其正史類敘錄。蓋卽推本史記漢書歷代正史爲上踵春秋左氏之軌轍也。王應

麟困學紀聞引劉道原云歷代國史其流出於春秋。其言是也。按唐皇甫湜持正文集有紀傳編年論。平章紀傳編年之爭。其言甚詳。大意謂司馬遷非率意蕩古法。是正策紀傳編年二體之美。此與史通謂左傳爲言事相兼頗合。理其義正同。清王鳴盛十七史商榷論隋經籍志列正史首馬班而以編年則爲古史。以爲此志之意以編年本爲古法。馬班出而編年廢。直至荀悅復用編年。至竹書紀年出始悟此法爲古法。而復多用此以紀事。文義甚明。要之並列二體。以紀傳爲正體。編年爲別體。編年雖古法。而古不可泥。宜以後出爲定。正史之本紀與表卽用春秋編年之式。而與典太誓武成。本紀皆有相肖處。正史足兼編年。編年不能包正史。以學問言。則漢書藝文志乃其根本。以目錄體製言。必以隋志爲主。而以馬班陳范作正史尤爲千古定論。云云。按此諸論。皆足明司馬遷正是金繼左丘明之軌。斟酌古今。兼包古記言記事之體。而下爲後世所爭紀傳編年之折中者也。

後世專繼國語者有知

戰國策

史通國語家云戰國策其篇有東西二周秦齊燕楚三晉宋衛中山合十二國

分三十三卷

春秋後語

後世專繼左傳編年者有知

荀悅漢紀

史通左傳家云。孝獻命荀悅撮漢書爲編年體。依左傳著漢紀三十篇。自後漢

至高齊如張璠孫盛干寶徐寶裴子野吳均何之元王邵等。其所著書或謂之

後世專繼世本者有知

帝王年譜

隋書經籍志譜系類云漢初得世本。而漢又有帝王年譜

鄧氏官譜

隋書經籍志譜系類云後漢有鄧氏官

史通國語家云孔衍撰自比國語

楚漢春秋

越絕書

吳越春秋

隋書經籍志雜史類云自漢初得戰國

策其後陸賈作楚漢春秋又有越絕相

承以爲子貢作後漢趙曄又爲吳越春

九州春秋

史通國語家云當漢世失馭英雄角立

司馬彪錄其行事爲九州春秋州爲一

篇亦近代之國語也

及凡隋書經籍志之雜史類

唐書以後藝文志之雜史類

或別史類

春秋或謂之紀或謂之略或謂之典或

謂之志雖名各異大抵皆依左傳以爲

的準焉

袁宏後漢紀

干寶晉紀及凡隋書經籍志

古史類

唐書以後藝文志之編年類

最著者如

資治通鑑

陳振孫書錄解題云初司馬光嘗約戰

國至秦二世如左氏體爲通志八卷以

進英宗悅之遂命論次歷代君臣事迹

起周威烈王訖五代又神宗賜名資治

通鑑御製序文以爲賢以荀悅

譜

族姓昭穆記

隋書經籍志譜系類云晉虞鑿作族姓

昭穆記

及凡隋書經籍志譜系類

唐書以後藝文志之譜牒類

清四庫全書總目之傳記類

包譜牒

左丘明生世大略表

左傳通論附表之二

(合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六國年表比證書傳爲此表)

丙申	周敬王十五年	魯定公五年							
丁酉	十六	六							
戊戌	十七	七							
己亥	十八	八							
庚子	十九	九							
辛丑	二十	十							
壬寅	二十一	十一							
癸卯	二十二	十二	齊人歸魯女樂。季桓子受之。孔子行						

魯公會齊侯於夾谷。孔子相。齊反魯地。

據論語孔子曰左丘明恥之。則丘明當是年輩後於丘子。據劉向別錄左丘明作傳會申。則丘明當與曾子之年相若。假令丘明亦如曾子少孔子四十六歲。則當於是年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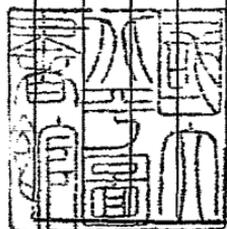
甲辰	二十三	十三	孔子適衛。衛祿之如魯。
乙巳	二十四	十四	孔子適陳。
丙午	二十五	十五	
丁未	二十六	魯哀公元年	
戊申	二十七	二	
己酉	二十八	三	孔子過宋。桓魋惡之。
庚戌	二十九	四	
辛亥	三十	五	
壬子	三十一	六	
癸丑	三十二	七	
甲寅	三十三	八	
乙卯	三十四	九	
丙辰	三十五	十	孔子自陳適衛。
丁巳	三十六	十一	孔子歸魯。年六十八。
戊午	三十七	十二	

己未	三十八	十三	<p>據史記孔子世家孔子自衛反魯南宮敬叔引觀周室論史記舊聞七十餘君莫能如周觀書於周史。則是歲丘明年當二十五。</p>
庚申	三十九	<p>(是年春西狩獲麟。) (是年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見春秋續經)</p>	<p>宮敬叔從。是歲孔子年七十一。左丘明不</p>
辛酉	四十	十五	<p>許甲午。是歲孔子年七十一。左丘明不</p>
壬戌	四十一	十六	<p>孔子卒。年七十三。</p>
癸亥	四十二	十七	
甲子	四十三	十八	
乙丑	周元王元年	十九	
丙寅	二	二十	
丁卯	三	二十一	
戊辰	四	二十二	

左丘明生世大略表

甲申	十二	十		
乙酉	十三	十一		
丙戌	十四	十二		
丁亥	十五	十三		
戊子	十六	十四		
己丑	十七	十五		
庚寅	十八	十六		
辛卯	十九	十七		
壬辰	二十	十八		
癸巳	二十一	十九		
甲午	二十二	二十		
乙未	二十三	二十一		
丙申	二十四	二十二		
丁酉	二十五	二十三		
戊戌	二十六	二十四		

癸丑	壬子	辛亥	庚戌	己酉	戊申	丁未	丙午	乙巳	甲辰	癸卯	壬寅	辛丑	庚子	己亥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周考王元年	二十八	二十七
魯元公元年	三十八	三十七	三十六	三十五	三十四	三十三	三十二	三十一	三十	二十九	二十八	二十七	二十六	二十五



甲寅	十四	二	
乙卯	十五	三	
丙辰	周威烈王元年	四	趙襄子卒左傳認趙襄子諡則丘明是時尙未卒是歲年當八十一

左傳通論勘誤表

頁數	行數	誤	正	頁數	行數	誤	正
三	三	典草	典「章」	四	九	城穎	城「穎」
四	九	穎考叔	「穎」考叔	五	一一	熟不知	「孰」不知
六	一	熟不	「孰」不	八	一〇	可已得	可「以」得
一〇	九	迴環敘	「迴」環敘	一一	二	譬之	「譬」之
三一	六	從人	「後」人	三二	七	采諸儒	「采」諸儒
三三	三	合得	「各」得	三六	九	可席	可「竇」
四〇	四	檮桃	檮「机」	四一	三	刪篡	刪「篡」
四五	九	氣稜	氣「稜」	四九	九	何假	何「暇」
五〇	一〇	童豎	童「豎」	五二	四	洽如	「恰」如
六四	一	仲尼	「仲」尼	六六	一二	獲鱗	獲「鱗」
六八	二	倫語	「論」語	七三	九	佞色	「令」色

購

廿八年七月四日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六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五月三版

* 版 翻 *
* 權 印 *
* 所 必 *
* 有 究 *

國學
小叢書

左傳通論 一册

(94287.1)

每册定價大洋貳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 者 方 孝 岳

主 編 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丁心田)

6
002297



.751
=2